



2802  
22-21



告子章句上 趙註曰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於孟子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也  
統譜告入號韻○見姓死○統譜去聲部曰告凡告命告假之告止音去聲又屋韻音谷姓從去聲○正義曰此篇首論告子言性所以次於萬章問孝之篇者以其為孝之道其本在性也故此篇首以告子之言性遂為篇題次於萬章不亦宜乎○蒙引云黃氏曰拙曰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言性莫詳於此篇然為辨告子發也非無故而言也已而繼之以人心得養失養之分齊王一暴十寒之喻究竟於舍生取義本心之真反覆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惑辨析乎養其小體大體之孰輕孰重無非歸之實踐履以全其在我者也性學之說至本朝愈詳晦庵集其成今觀孟子之言性如此學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告子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枳椇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枳椇也  
此章書論性不待為見本之說  
七章至十九章言高心末章言學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枳椇居旅柳枳椇屈木

所為若卮匱之屬  
宋子曰枳椇似今椹杉合子杞柳恐是今做谷箱底柳北人以

此為箭謂之柳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  
箭即蒲柳也

者宜孰論而深思矣尚騰  
口說者何也

孟子曰性云云覺路云告子論性病在着一以字又着一爲字言把人性做出仁義來猶把柳做出  
出栝椹來○演云這一章是闢告子性無仁義之說意思告子說性在入如那把柳一般義在入  
如那栝椹一般義非自然本有之理栝椹非本然自成之器故把人性而矯揉乃成仁義如把把  
柳而矯揉乃成栝椹是告子外仁義言性那裏曉得性○蒙引曰把柳把柳同柳也有蒲柳有  
楊柳有梅柳陸佃註云生水傍葉粗白色理微赤今人以爲車轂此見韻府○又云栝椹正韻云  
栝飯孟也亦酒器也以爲飯孟蓋如今之漆碗也實屈木所爲也椹未詳然其字從木從卷蓋卷  
木所爲亦栝屬也○又云性卽仁義也今日性猶把柳義猶栝椹則是認氣爲性而性與仁義分  
矣豈所以論性哉○存疑云把柳是個光材栝椹是個器具把柳未能就成栝椹須待做方能成  
栝椹告子以人性不能就成仁義須待做方能成仁義故卽把柳爲栝椹爲喻此是把性做惡其善  
乃是人爲之耳性者人生云云程復心曰仁義禮智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賦此謂天地  
之性也○合喙云在天爲理落在人身爲性性字從心從生人之生而所以爲心乃理之附於氣  
而爲氣之靈者也不離於氣而不雜氣者也○講述云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此解性字正意非  
解告子所謂性也義上堂補仁字云云厄厄之云云蒙引云太註若厄厄之屬正韻厄酒器古以  
角作受四升云云又云厄盥水洗手器有柄可以注水古傳奉厄沃盥○韻會云厄盥器柄中有  
道可以通水矯揉通義胡氏三省曰揉曲爲矯揉所以撓曲而使之直也○燃犀解云矯者矯曲  
使之直揉者揉直使之曲

**細註**新安陳云云發明云陳新安以義字上脫仁字林次崖以義字該得仁皆非也告子謂仁內  
義外把仁還看做騎牆底准義斷乎非性所有故不言仁而獨言義

孟子曰子云云直解云子能一句非是謂詞猶云豈子能如此必將如此也如將二句方是就其  
詞而詰離之○演云子孟子  
說子謂把人性做仁義猶  
把把柳做栝椹然把柳是  
木栝椹是器子果能順把  
柳自然之性不消雕琢而  
可做栝椹乎吾知必將戕  
賊把柳而後可以爲栝椹  
也如將戕賊把柳使其直  
者曲而以做栝椹則亦將  
戕賊人性而後可做仁義  
與殊不知仁義乃人性之  
自然不待戕賊而後有吾  
恐此言一個人個個說仁  
義非性中物而不肯爲是  
率天下的人而禍仁義者  
必子以人性爲仁義之言  
啓之其害大哉○燃犀解  
云順者依其本然之質○  
又云戕賊是斲削不依本

反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宋

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新安陳氏曰義猶栝椹也義上脫一仁字○曾齋王氏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孟子曰子能順把柳之性而以爲栝椹乎將戕賊把柳

而後以爲栝椹也如將戕賊把柳而以爲栝椹則亦將

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

言天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

然之質○字彙云哉傷也  
廢也○又云賊害也凡偷  
盜劫殺皆曰賊○圖解云  
亦字對我賊杞柳而言○  
脉云不曰我賊性而曰我  
賊人者人之所以為入者  
性也賊賊人以為仁義如  
愛親敬長仁義也孩提之  
童必不能愛親稍長必不  
能敬兄必得矯揉造作而  
後愛親敬長歟此句當重  
看○辨斷湯霍林曰仁義  
美德今天下視為伐性之  
斧斤豈不是率天下的以  
仁義為不義而禍仁義乎  
○燃犀云禍作弃字看言  
以仁義為害性弃而不為  
○合喙云禍仁義謂此仁  
義為入之禍是顛倒文法

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宋子曰杞柳必矯揉而後為栝栳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南軒張氏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為仁義則是性別為一物以入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慶源輔氏曰不言我賊人之性而言我賊人者人之所以為入者性也○西山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栝栳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栝栳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真之

告子曰性云云知新目錄  
申甫曰人謂告子杞柳言  
性屈於孟子之辨故變為  
湍水之說不知湍水即杞  
柳之意而敷衍其說耳杞  
柳就性無善邊說湍水兼  
無不善邊說說較全耳○  
燃犀云湍水是波流滌洄  
無定的景象○又云决是  
排而引之也二則字緊應  
决字言無定向决于此即  
流于此也集註湍波云云  
燃犀解說文云湍急瀨瀨  
水流沙上也今謂滌洄之  
水者言其水流沙上滌洄  
之勢湍湍然也○蒙引云  
滌水勢旋轉未有所之也  
故曰决東則東决西則西  
○直解云湍水是坎中旋

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我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雙峰饒氏曰性者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非自然元無矯揉集註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  
**告曰性猶湍水也决諸東方則東流决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此章言性不混於氣  
分長分別性無分統所論  
水無分統所論  
湍他  
端反。  
湍波流滌音榮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慶源輔氏

轉不定之水○程復心曰  
湍水者水急流也水急則  
波流自然作濤面之貌濤  
淵螢反或作繁○扁海云  
濤波勢回貌音營與濤同  
孟子曰水信云云演云孟  
子說就子說水之流可東  
亦可西信無分那東西矣  
然必趨下而不趨上豈無  
分那上與下乎其決之東  
者必那東之下決之西者  
必那西之下吾以人性之  
原於天本粹然至善猶水  
之流那地中本沛然就下  
也故謂之人自聖人以至  
塗人那個有不善就是水  
自河海以及溝塗那個流  
有不下如有不善不是個  
人有不下不是個水矣吳  
省庵引躍云善與惡乃性之  
習非性之體東與西乃水之  
勢非水之性孟子以上字  
字○醒解云不曰性無有不  
不善而人無有不善投其為  
之機于人也此語告子再破  
不得

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  
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轍○宋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而有而成於脩亦有小異故曰近  
通考仁山金氏曰說蓋告子之說又虛於揚子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亦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

今夫水云云圖解云激壅也行逆流也○揚明云躍跳起也過額水之躍過人額也○脉云勢是搏擊之勢為字亦要看指陷溺言可使不善者為也亦不可使不善性也亦猶是燃犀云是字指搏激說○又云其性亦猶是者性奪于所使亦猶是也○又云陳大士云孟子所言過額在山非止為喻蓋枯槁斗古為之者漢陰丈人所以目之為札事也○合喙云勢字下得如勢之使然非性之自然○存疑云其勢則然之勢搏激之勢也蓋水為搏激所使其勢不得不過額在山也其性亦猶是也言人之可使為不善蓋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為搏激所使而過額在山也  
集註性本善故順云云存疑云湍水之喻言人性善惡本無定體隨人所為孟子之意則謂人性本善無惡有定體其惡者由人逆之也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註順之而無不善是就逆邊看出

有不善者也  
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矣  
知矣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指搏激過額在山也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  
謝氏曰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驗之

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

新安陳氏曰反之猶云逆之與

張子所謂善反之謂同彼乃復之謂

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

南軒張氏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把柳之論也揚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也

以仁義為偽而揚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太本故始譬性為杞柳謂以人性為仁義今復譬性為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為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擊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性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嘗之以惡

逆靡之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

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句數言盡之矣○新安倪

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字雲峰謂須看集

註定體一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

善可使過顛在山為不善二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

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

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為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

貫三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著眼則

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東陽許氏曰告子謂

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如何

辭故以水無分東西為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

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為之

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

行况東西乎人之為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

本性也

告子曰性云云演下這一

章書是折告子以氣為性意思告子說人之性就是性生而有知覺知覺即性也生而有運動運動即性也這告子是把氣認性了○潛室陳氏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智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而性全○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性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一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存疑云此是告子為孟子所攻而說出其本旨也言我之所謂性者只是以人之生者言也生對死說即活也生活氣也生不是人物之知覺運動乃人物所以知覺運動也生便有

### 告子曰生之謂性

告子謂無生則無性外生則非性其智覺運動之所以靈妙處方謂之性告子遺了靈妙處只以氣言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宋子曰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盡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同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慶源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覆峰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為仁義

知覺運動死則不能矣告子以生為性故見得人初生時口是這知覺運動未必就善須修為方善故有杞柳之說又見得人初生時知覺運動都一般都未見得善惡待後來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有湍水無善不善之說又見得人人生則能甘食悅色死則不能故有食色之說故曰此章之誤乃其本根小註或問之說可玩○知新日錄盧未人日生字不是知覺運動生對死看生則有知覺運動死則無矣故註著所以二字

集註生指人物云云蔡虛齋云註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蓋生則有知覺運動無知覺運動則死矣又云知覺為心運動屬身○衍明云要味所以字○通義金山曰佛氏之說比告子只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也雖其生

不外乎此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其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味喻已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拆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

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向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運動屬身不外乎此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其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味喻已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拆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

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  
錯謬終不可以入堯舜精  
一執中之道

孟子曰生之云云夏九範  
曰羽雪玉皆物之白者然  
其白終不同故借以相詰  
不兼質言○然犀解云白  
羽白雪自玉等字各連說  
不必以上白字作稱許看  
○直解云自羽白雪自玉

其差別不在輕重堅不堅  
之間言置羽于雪猶可見  
羽置雪于玉猶可見雪其  
殊自不同若曰然則渾而  
無別下三白是物之白上三白字是人言物之白○楊子常曰兩然字內宛寫出告子不得于言  
勿求于意的光景○存疑云蒙引曰告子生之謂性不悔混入物在其中而有不通處孟子白之  
謂白之言亦是混異之類在其中蓋因告子之說而舉其相類者而因以折之耳

然則犬云云燦犀解云然字緊承上節曰然來三性字俱指知覺運動言○又云牛之性與人  
性雖各不同但此處論重在同上○揚明云三性字俱就生說○游立軒說卷云三性字皆指知  
覺運動言以入對太牛見得以生為性則無人物之別也○蒙引云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  
性猶人之性與此所謂謂性  
是孟子之所謂謂性耶告子  
之所謂謂性耶曰是雖承告  
子之言其實反告子之意  
蓋歸於孟子之所謂謂性也  
只看與字可知明其不然  
也謂太牛之性與人之性  
不同也既不同則是孟子  
之所謂謂性無疑矣○通考  
趙氏慎曰羽性輕雪性消  
玉性堅雖俱白而性不同  
孫奭疏犬之性金畜也故  
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  
其性順○講述云犬守夜  
牛耕田個性都至於一偏  
人者萬物之靈故行仁義  
禮智五倫通萬事者也

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  
相似○宋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  
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  
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  
捉若執刃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通考○仁山金氏曰  
佛氏之說比告子只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  
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也雖其  
之理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也雖其  
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謬終不可以入堯舜  
精中之道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自然自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自然  
與平聲  
白字泛指物說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  
二別必別也白羽以下  
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  
反別也白羽以下  
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  
之白質  
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  
本不同  
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  
能對也  
朱子曰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  
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

能對也  
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



集註性者人云云理也通  
義金仁山曰集註此段論  
性大旨及告子誤根可謂  
明白然告子以氣言性而  
不言氣字出孟子以理言  
性而不言理字出至程子  
張子始以此二字分別明  
白矣

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  
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  
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  
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  
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語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  
對也○勉齋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  
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  
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  
通考趙氏惠曰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而性  
不同孫頤疏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  
也故其性順○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  
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朱子曰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  
紛紜雜採善惡有所分矣○新安陳氏曰易太傳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言有  
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  
形之器氣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  
有形者也

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  
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  
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雲峰胡氏曰大學中庸  
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  
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  
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  
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  
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太本  
大原上說太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  
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

稷反章圖云繆眉幼反反  
也舛錯又云舛尺克又錯  
也蠢然云云蒙引云蠢動  
也其字從春從虫仁義禮  
智之粹然者亦在知覺運  
動之蠢然者上見○小神  
韻會上聲軫韻蠢尺尹切  
說文動也

章圖云右第三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折之

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  
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  
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  
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  
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  
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  
不善之說，縱將容反橫靡幼反繆尺免反戾紛紜反紛紜尺免反錯而此

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

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

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朱子曰：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饑飽，好生惡

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  
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  
點明其他，更推不去。○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  
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  
所賦之理固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  
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  
同也。○此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  
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  
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  
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  
性之大全也。○勉齋黃氏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  
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  
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  
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  
清濁美惡之不一，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  
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

告子曰食色云云演云告

子說性非他他人曉得食之可甘便去甘曉得色之可悅便去悅這就是性食色既為性故其悅之愛生於內那食色之宜由於外可見仁主於愛在內也非在外也義主於宜在外也非在內也○千百年眼馮猶龍曰告子本以仁義皆非性有故曰食色性也隨地思乳開眼見光甘食悅色都是生机不待安排所謂生之謂性其本旨也然只曉得甘之悅之情指為愛根故曰仁非外全不知論愛之理理即是心制之義乃反謂義斷是外非內如食所宜甘色所宜悅處必從先王之禮法及師友之薰陶得之故曰義外○微言是無障曰食色性也只是引起之語此章是論仁義不是論性孟子平生開口便將仁義並言而告子欲與爭辯故言仁義外以矯之見仁縱在內義終不在內也口氣雖平意定重義一趨仁義俱根心而告子偏言口氣之理又

只專持愛欲而言偏說事之宜又只據事物已成之說更不及處得其宜之意是一說皆非義外尤謬故曰何以謂仁內而義獨在外也亦偏重關他論義一邊○然岸解云八之甘食悅色是生而有之不明然而然者故曰性也仁以仁愛之心言愛生於內故以仁為內義以事物之宜言宜生於外故以義為外口氣雖平重義外邊

其所以為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

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雙峰饒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其食悅色

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

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朱子曰告子先云仁

義猶枯槁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謂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此義差在內耳○告子以生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南軒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其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慶源輔氏曰人之其食者知其食之美而其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其與悅即運動也○雙峰饒氏曰告子惟知以仁為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箇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為外可謂全無見識矣觀告子前面數章之意則謂性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却有仁而無義皆是遁辭○雲峰胡氏曰告子所謂仁內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

語他說仁義其一理仁既在內那義都在內怎麼說不在內而義偏在外也告子說我以義為外非無見也彼有一個人其年長也而我稱這人長是因其長在彼我纔稱他長不覺預先有長彼之心於我也恰似彼有人焉其色白也而我稱這人白是因他白我纔稱他白從其白於外那裏有白於我之心也是可見長之宜不由於我而由於人吾故謂義之在人也○燃犀解云長白俱指入言即從色字來○圖解云彼長指人之有年者我長是我以彼為長勿露敬字非我先有長彼之心于我彼白是人得白我自是我稱彼為白○揚明云彼白指人色白言

亦粗其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于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

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宋子曰告

子不知辨別那利害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

曰異於云云演云子思辨之說彼長而我長之管真如彼白而我白之乎不但人有白馬亦有白者白馬之白說這馬白誠無以異那白人之白說這人白矣不但人有長馬亦有長不識長馬之長這說馬長果無以異那長人之長亦只說這人長與吾知長馬但只稱若長人便有個恭敬之心自不同那長馬這則義之所在而子乃謂非有長於我然則子之所謂義者果在於彼而年長於我者為義乎亦以為恭敬之心而長之者為義乎知義不在於長而在我長之長心則義之非外明矣○圖解云白馬之白也上白是我白之下白是馬白也○揚明云白馬白人二白字活看乃我白之白字以彼之色言○千百年眼云白馬之白下白是色白上白是稱謂白人亦然白馬一何甚輕只起下一句云○脉云且謂一字是詩詞放在告子口中說以長者為義則義就在外若以長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乎聲

義乎與乎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關文焉愚按

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

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

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

之非外明矣宋子曰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

白人言之則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

之者為義則表遺在內全以長之一字為根要發權度由中意

曰吾弟則云云演云告子復伸其說曰吾說仁在內而義在外者蓋仁在於愛如吾弟與我親我便愛他秦人之弟與我疎我便不愛他均之為弟我所愛的人不得強我不愛我所不愛的人不得強我愛是以我之心為悅者也所以說仁在內也若夫義以敬形而敬我不得自王如楚人之長吾致敬以長他吾之長吾亦致敬以長他是敬王於長凡遇長者皆他所悅未必盡出於吾之心可見事物之宜由乎外故說義在外也○煥華云吾弟指其情之親者○揚明云秦人秦國人以疎遠言是以我為云云煥華解云是愛王于我他人不能強吾愛○揚明云是字指吾弟二句我為悅言由我而施愛

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內也○慶源輔氏曰人孰以長入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按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喻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此以為喻故曰異又因謂於白馬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為長乎是識其以白喻長之為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王文憲曰只此一旬分曉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長指敬下長指人

屏解云凡遇長皆悅而施敬未必出于吾心○揚明云是字指長楚人一可謂以長為悅言因長生敬凡遇長者皆在所悅也曰者秦人云云正義云多有周書曰黃帝始播內為愛是也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字孟于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者與嗜皆同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南軒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矣其分之殊即所謂義也觀其義外之說固為不知

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為仁哉慶源輔氏曰炙在外而者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者炙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納約自牖之意也

仁山金氏曰孟子正當曰長楚人之長果亦猶長

王觀濤曰不曰食而曰嗜

文林貫音云物指炙言然字指同嗜言○直解云秦人之炙吾食而嗜之吾之炙吾亦食而嗜之味同則嗜皆同在物則亦有然矣今予以長在外而謂長之亦在外然則秦人之炙吾之炙固皆在外者也而所以嗜炙之者心也正如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也子知甘食之由於心而獨以敬長為外則何其明於被而購於此哉○講述云亦字對炙者言炙固在外矣嗜之亦在外與○宜照解云炙亦有兩有秦之炙有吾之炙吾亦一樂者身之物亦有同嗜者○煥華解

食口之所食也嗜心之所  
悅也着以長為悅的悅字  
來說蓋我口之嗜即我心  
之悅也○徐伯聚曰者多  
論內無與如孟子只就告  
子以長為說四字上看出  
集註所謂不得云云公孫  
丑上篇云告子曰不得於  
言勿末於心不得於心勿  
末於氣註告子謂於言有  
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  
不必反求其理於心  
鹵莽莊子則陽篇云君為  
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  
裂註鹵莽不用心也滅裂  
輕薄也

章圖云右第四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專明義外之非

孟子云云演云這一章書是以明義而終明義之非外意思孟子問公都子說人個個說義  
外獨孟子說義內不知怎麼叫做義內也○蒙引云孟子所見亦以為義外問孟子之言而未  
達故私問於公都子集註孟子云云然庫解云孟子是仲子之弟事實無差○徵云孟子仲子為子孟  
子從昆弟以仲子之序考之  
季子又當為仲子之弟也  
曰行吾敬云云演云公都  
子答說義王於敬然行吾  
心的敬去敬他是敬由心  
中生而不在外面故夫子  
謂義在內也○張侗初云  
子孟季子是相告子之意來  
溺焉而不反公都子是本  
孟子之旨意語焉而不詳  
然如行吾敬一吾字足  
破義外了蓋義之端顯於  
敬而敬之行本於心蓋人  
之可敬者皆從吾心之敬  
以行之三吾不主人則敬  
既在內義豈在外此從孟  
子長之者義乎一句跡認  
出來○講述云行吾一字  
重看言義王于敬長皆行

吾之長乎是必有差等矣且謂以長為悅則是長長  
則愜於吾心此則悅豈在外歟今乃以看秦人之象  
對長楚人之長是蓋因其食色之好非有秦楚之分  
以指其非外也其實上文長之者義乎已盡之矣○  
東陽許氏曰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  
而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不可不言而喻告子猶  
不悟重以內外為言於是借者象以為喻謂美味雖  
在炙而着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  
指象而言謂豈獨於人為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者  
乏之心此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  
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  
於言勿末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莫補莫厚而不  
於言勿末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莫補莫厚而不

得其正也雲峰胡氏曰夫子嘗曰義以方外夫義所  
以裁制其在於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  
之說孟子所  
以深闢之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  
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  
之則不在外也

吾心之敬以敬之也○蒙引云有人於此在所當敬也

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

鄉人長伯兄云云演云季子說設若鄉人年長於吾

的伯兄僅一歲那個當敬公都子說伯兄親那鄉人

疎况鄉人不過長一歲還該敬兄季子說設若伯兄

與鄉人會飲那個先酌酒公都子說酌以賓主為序

伯兄雖親主不先客當先酌鄉人季子折之說所敬

既在伯兄所長又在鄉人那敬長之心不能自王惟

因人為轉移義果在外非由內也○然岸解云鄉人

同鄉之人伯兄長兄也一歲重在鄉人之長與伯兄之親未較○又陳惠生日季子以為敬雖在內而所敬之人則在外故

設為伯兄鄉人之難一歲字須玩蓋鄉人不長則敬兄無疑若十年以長則亦必敬鄉人故只以一歲難之○秋云敬兄酌鄉人相是敬長但敬以親疎為厚薄故鄉人在所敬而伯兄為重酌以

實王為先後故伯兄在所略而鄉人為先云云

公都子不能云云演云公都子為季子所難不能答乃述以告孟子子無子教他辨說子往詰他說

弟與叔父都至親將敬叔父乎抑敬弟乎彼將說叔父比弟更尊當敬叔父又問說弟固不得與

把弟象祖考之尸則誰敬彼必答說弟為尸那弟就是祖考須當敬弟則說

既是敬弟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說我以敬叔父而

又敬弟者以弟在尸位緣故也子亦說我向所說敬

兄而又先酌鄉人者以鄉人在賓客之位緣故也就

這觀之所敬在此者以伯兄之親無時而不用其敬

乃平日庸常之敬在伯兄猶夫敬叔父之常耳所長

在彼者以鄉人一時為賓吾亦一時而敬賓乃斯須

之敬在鄉人猶夫敬弟之暫耳或常或暫者由中出

果在內矣(旁為尸則云)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言文以禮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

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通考慶源輔氏曰季子因公都

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而長在外故以伯兄鄉人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

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亦曰在位故也庸敬

在竟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

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

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兄叔父

之禮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裁以視

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裁以

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

因時而裁制其友皆本於吾心中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有尊卑之分

有尊卑之分

有尊卑之分

有尊卑之分

有尊卑之分

有尊卑之分

有尊卑之分

有尊卑之分

微言焦漪園曰第在尸位則叔父與我皆是子孫故敬第以敬祖考也鄉人在賓位則伯兄與我皆是王人故敬鄉人以敬賓也○揚明云惡在如言何在

**集註**因時制宜脈云此章朱註因時制宜皆由中出時字最得力上文行吾敬雖知義根於心而未知義如何時得孟子庸敬斯須之敬之說遂悟一時字生出冬日夏月之喻正所以發明時宜之妙也○淺說云因時制宜二句得朱子補出此意方明白當時孟子若先說出季子想此亦無疑看來庸敬二句終欠外曉故折本倒

季子聞之曰云云演云季子聞之說信如夫子這樣說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是敬出叔父與弟而生義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悟庸敬斯須之意乃曉他說字以敬因入為在外如冬日時寒宜飲湯便從時而飲湯夏日時熱宜飲水便從時而飲水子說敬之轉移在外然則飲之食之亦在外與吾知湯與水雖在外而因時以酌那當飲之宜則由於吾心叔父與弟雖在外而因時以酌那當敬之宜者則由於吾心義之在內明矣○焮犀解云冬日寒宜湯而飲湯則字內有因時制宜意○又云然字承上敬來飲食不在外見敬之根心○直解云二則字又頂上孟子季子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的則字來○然犀解云湯水冬夏因時制宜心所欲也湯不可用于夏水不可用于冬猶庸敬之不可施于鄉人斯須之敬不可施于兄

**集註**此亦上章云云蒙引云大註此亦上章略之之意皆因其所明而通之但上章是承食色言此章無所承但亦季子之所明者也皆可以為云云孟子告子下云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專明義外之非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者之意

**雲峰胡氏曰**集註以為此亦者多之義者亦在外而者之在乎

心水與湯在外而對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安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安則在乎心也

**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

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

堯舜矣

**慶源輔氏曰**若以義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既不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為堯舜哉○潛室陳氏曰禮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

告子以義為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却在內如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鄉人所以權其事安而為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子以此批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于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堯舜性與人同但能盡其性取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為堯舜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即事理之中生乎行敬而言之以仁義禮智並言之則敬屬禮以仁義自相對而言之則愛屬仁而行吾敬者屬乎義也又敬之發見屬乎禮敬所當敬屬乎義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

**新安陳氏曰**只認能知覺運動其食悅色



公都子曰告云云蒙引云

性無善無不善謂不可以善惡名也如知覺運動善此知覺運動也惡亦知覺運動也又如甘食悅色善人亦有之惡人亦有之安得謂專是善耶蓋以氣言固無善惡之分若以理言則人之性惟有善而無惡矣○演云兩無字指初生時言無善無不善只是混然一物意○然犀解云性中有惘知覺運動而已那有善不善此以性本體言○引躍云善本性所有而曰無善無不善誤矣一即孔子習相遠之說一即孔子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未為非也但或王於積習或王於定分而非天命本然之性故子思子只就善上言

或曰性可云云演云或人有說性沒有定狀可以習於善而為善可以習於惡而為不善是故文王武王與於上把善王導民人個個好善這是性可以為善幽王厲王與於上把暴去帥民人個個好惡這是性可以為不善又是一個說又云欠重一個為字上言善惡係於所習乃活動而可轉移若性之無定狀言○講述云文武興一句明可以為善幽厲興一句明可以為不善○揚明云為字當習字看言善不善因習而移○文林貫言云言善惡無一定之體也

或曰有性云云演云或人有說性有定狀有性一定之善那惡移不得他有性一定不善那善移不得他是一故以善善而為君宜沒有一人不在那善而有象之微不能化這是一定不善善以警賤惡而為父宜見子化那不善而有舜之聖不會移的以紂為兄之子既親了且以為君又尊了宜化臣下於不善而有叔父微子啟與王子比干之賢不會移的這是一定之善又是個說○文林貫言云言性是善惡有一定之體意以堯為君云云然犀云象是一定不善的是

者即為性而任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真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道始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

或曰性可云云演云或人有說性沒有定狀可以習於善而為善可以習於惡而為不善是故文王武王與於上把善王導民人個個好善這是性可以為善幽王厲王與於上把暴去帥民人個個好惡這是性可以為不善又是一個說又云欠重一個為字上言善惡係於所習乃活動而可轉移若性之無定狀言○講述云文武興一句明可以為善幽厲興一句明可以為不善○揚明云為字當習字看言善不善因習而移○文林貫言云言善惡無一定之體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警賤

為舜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宋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此章三者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或曰之說猶知分辨善惡惟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

有性不善之謂。○虛未人曰以堯為君，一旬明有性不善不可移，而善以警，為父至比于明有性善不可移而惡。○通義金仁山曰：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此段言一時一家而善惡相遠如此。○然犀解云：啟、微子各比于稱，王子猶言公子，二人皆紂叔父，是一定善的紂不能化，微比之惡是有性善之証。○講述云：三說一是告子兩是，或曰或人泛言不通，指告子。○曰：善惡俱無重兩箇無字，言本體空虛。○曰：可善可惡重兩箇為字，言其習于人。○曰：善惡一定重兩箇有字，言其定。○天總要破孟子專論性善之說，看來告子一說即杞柳之喻，諷固甚矣。或以習言亦性近習遠之意，或以一定言亦習愚不移之意，似未甚謬。然皆主氣稟而言，孟子直以理折之，故只曰習言非矣。

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為善為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通考**：涂氏潛生曰：性猶杞柳也，謂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是即荀子性惡之說。故曰如性猶湍水也。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混皆性之所無而成於脩，故曰近生之謂性，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有似乎佛氏作用是性之說。然釋氏之言又遮周無畔崖，故曰畧相似者，言大體相類也。胡氏之言云：凡人之性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是亦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也。故曰：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

集註書稱微子云云見著經微子之命。今日性善云云，演云：看那衆說都不會專說性之善，今天子獨說性善，然則彼三說者皆說不是。與孟子說那個三說吾不暇論，吾所謂性善者以性溫那心中無形難知，乃若其發而為情動，以天真本但可以為善情，既可以為善，則性之本善可知。吾乃所謂性之善也。○又云：此題要根性字上講，蓋何必以性論善哉。乃若性之發而為情者，則皆以為善矣。謂之曰可以為善，便見情定是善，初非在善不善也。○然犀解云：指孟子子之言。○又云：彼字對上三說言。○圖解云：乃若二字根今日一字來，情是性之自然發動處。○脈云：其字指性而言，情是性之露處。○蒙引云：其情其字可味謂情之動也。一說非也。其指入言。○知新日錄：焦漪園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孟子即慣以論性。

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乃若發語辭。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宋子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未生是

也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蓋即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子思子之旨矣○講述云為善為字當謂字看言人之情皆可以謂善則知入之性無有不善此乃吾所以謂性善也所謂善也熈庵云善指性字其發見之善乃所謂性動之善也非性善而性所以善

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中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慶源輔氏曰情只是性之動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之本善者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性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溯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

百六為一宜照解云性根也情萌芽也才則其生意也○熈庵解云若夫一字根本性情之善來○又云不善即殘忍無耻傲慢昏昧才是良能非才技之尤善是性好善是情而能為善則才如仁渾然在中是性見孺子入井而惻隱是情所以能惻隱處便才○存疑云性是心之理情是性之動亦是性之能動才不外性情○鄒嶧山折衷云才者性之能也才若不善是性無能故曰非才之罪○蒙引云或問情與才如何分曰性之發為情性之能為才如仁性也發而為惻隱情也其能以之親親仁氏而愛物則才也如義性也發而為善惡情也其能以之去惡從善敬長尊賢則才也此皆天地之性之所為也但其發於情者亦藉氣以形而其所以為才者亦藉氣而運之故隨其所稟而有賢愚之別○又云問性與情及才如何分曰性之仁在內者也如見孺子將入井而怵惕

###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問才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才料相似○問才與材字之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用木旁才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義理上說○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底這事有人做得有不曾做得這處可見其才○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于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

如見孺子將入井而怵惕

惻隱之心生者情之發於外者也於是即趨赴而救之者其才之善若夫不肯終救之者則是枝害之念起而自遏其不忍之心矣豈其才之罪哉

集註才猶材云云蒙引云才猶材質須着猶字如耳目有聰明之德手足有運動之妙時乎仁也而能兼愛時乎義也而能裁制時乎禮也而能敬讓時乎智也而能分別此皆所謂才也才其有不善者乎其有不善者用才者之罪也失其本然之才也

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于天，才亦出于天，何故便至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于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嘗有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西山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雙峰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之心云云，然犀解云：惻傷之切，隱痛之深，心字是已發出來，當情字首。○又云：恭是敬之發於外，敬是恭之有于心。○又云：是知其善而以為是，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仁是性之德，乃惻隱未發者之德，乃是非未發者之德，乃是非未發者之德。

非由外鑠云云，直解云：鑠是以火鎖金，自外至內的，意思。○然犀云：鑠是以火鎖金，自外入內，此因情發外，有似外來者，故言雖外而見非由外，而得。○輔潛庵曰：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也。○脉云：思以心言，即仁義禮智之心，常不昏昧，放逸求以用力，言是盡才處求則得之云云。然犀解云：未是操存，意念是放失，意二失字，指仁義禮智言。○合喙云：思字須帶求字，言求字須帶思字，來蓋思則必求，求則必本於思。○直解唐前川云：未則得之求。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此溪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朱氏公遷曰：前章言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此章言恭敬之心禮也。蓋恭

齋項四書大全 卷之十一 孟子



詩曰天生云云周用齋王  
意云天下無無則之物無  
之藝之民故無不好懿德  
之心○揚明云物以形言  
則以理言○千百年眼云  
曰則曰德性之別名也曰  
好情之別名也曰懿曰發  
善之別名也所謂懿德即  
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  
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好  
是懿德何重正所謂性之  
善也云云○通義金氏曰  
有物必有則性也故好是  
懿德乃若其情所謂善也  
觀于孔子夫子說詩之意  
則性善之說蓋本於此○  
然犀解云心悅曰好即情  
也○演云然這不是我下  
人私言詩有說天生衆民  
有事物必有法則是民之秉  
執常性無不好是懿德孔子  
讀是詩而贊說作這孟氏之  
詩者其知性道乎益天之生  
入氣以成形而理亦均賦有  
一物的形必有一物的則這  
乃民所執的常性與生俱生  
者惟其有這常性故人情無  
不好這懿德而念之所發亦  
不容已矣由是觀之其謂

德之好即吾所謂情也情善而性之本善可知子問三說可不辨自明矣

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  
五倍而極於無算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  
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  
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耶曰思曰求而又  
曰盡皆孟子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  
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  
故言有不同耳雲峰胡氏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人  
充廣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  
體欲人體認前以辭讓為禮之端辭讓皆以發乎外  
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蒸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  
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  
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新安陳氏曰於好字  
上見得是情集註此  
情字與上文乃字  
若其情相應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  
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蔡氏曰惻隱等正  
是指性之初發動  
處以明味發動之理又舉蒸民詩者當然之則無物  
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

真註程子曰性云云蒙引

云程子曰性即理也。指心中之理也。故為性。不然何處不是。愚謂性雖是理。然此理實着於氣。且仁而無氣如何。能愛義。無氣如何。能制其宜。禮智亦然。但不難於氣耳。○程子曰性即理也。理是正理。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也。亦所謂天地之師。吾其性者。也有何不善。故曰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但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則能以其才而盡其性。稟其濁者為愚。則其才未至而不能盡其性。若學而知之。是日有性焉。而不謂之命。則氣無清濁。皆不至於善。以氣質之濁。不能掩其本然之性也。湯武身之是也。湯武身之是也。蓋心上篇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註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兼道以復其性。程子曰身之是踐履之也。孔子所言云云。論語陽貨篇自暴云云。離婁上篇子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彝懿德。即是常性。心之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性初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

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

真註程子曰性云云蒙引

朱子曰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北溪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龜底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潛室陳氏曰。

張子曰形而云云蒙引云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蓋繼之者善也是天命流行時未有形在也既賦形後則有氣質之性矣謂性安頓在氣質隨氣質之清濁而為等級也曰氣質之性便是對天地之性說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者也氣質之性即才是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謂始初天地之性雖為氣質所濁但經克治則初性復還矣○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弗性謂弗謂之性也歟○又云天地之性者天地以生物為心也此即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天地之帥即元亨利貞四德也元亨利貞即生物之心也利貞屬陰實以成其生物之功耳○氣質之性內自有天地之性在矣故性相近也章註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即繼之曰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此處最要分明不可硬作對語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失為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為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張**安陳氏曰須是論性兼論氣不判而二之方是

**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宋子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

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即此理障在氣質之中非別有一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反備○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言之使入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取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至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綜有如此之不齊者



至程子始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  
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  
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放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  
又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  
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  
也。○勉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  
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  
溪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  
本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  
就那氣質之中分別出氣質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  
○雙峰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後方  
喚做性。纔喚做性便滾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  
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  
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箇性  
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合做一箇性說則  
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一之則不是。問善反之

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有存否。曰。不  
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如一鄙吝人見殘疾也。知  
憐憫。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遜。畢竟有箇性在內。  
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  
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  
體。問反之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  
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  
清仍在。孟子說夜氣便是。要使人涵養說四端及擴  
充便是。要體驗充廣。獨有克治一邊却不曾說。○  
新安陳氏曰。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其論甚正。而明但  
不曾說被氣質不周備耳。論氣不論性是說荀揚則  
全舛繆。而說理不明其害大矣。孟子性善之說正。而  
未備得程子性即理也之說。足以助其甚正者。又得  
張程氣質之說。足以補其未備者。朱子會萃提掇。盡  
發其祕。而無餘蘊。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又曰。  
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

有昏明強弱蒙引云昏明以知言強弱以行言無昏明察矯揉之功首篇言矯揉謂性本惡必矯揉乃可爲善此章言矯揉謂氣質之性有未善必矯揉乃可復於善其歸不同也○通義金仁山曰孟子指性善之才性之所能爲者人多不能盡惟聖人能盡其才爾程子指氣質之才則其資質固有昏明強弱多寡之不同矣孟子之望入也切程子之明理也密孟子答性善之辨至此章方明朱子註孟子性善之辨亦至此章方備蓋程子兼說性氣二句斷盡古今異同張子又欲入之善反是教人以變化氣質也

章圖云右第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折衷異說而極言人性之蘊

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

質之性君子弗以爲性也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

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

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

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

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善蓋氣

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

可以無省悉井察矯揉人九之功省察屬短學者所

當深玩也問孟子程子論才字同愚朱子曰才只一

般能爲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池氣

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子方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左備○集註中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雲峰胡氏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爲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題旨朱氏公遷曰孟子論性專以理言告子之徒論性專以氣言然於告子生之謂性則折之性猶杞柳則責之皆引而未發之辭也流水之說則略加辨明發其端矣猶未盡其蘊也及公都子連引三說以質其疑然後宛言

朱氏公遷

孟子曰富歲云云 燃犀解  
云子於富日用百姓看類  
是有所藉而為善○蒙引  
云多類多暴多字有斟酌  
富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能  
為善凶歲人家子弟未必  
盡至為惡○又云類字最  
有思想有所類藉自不甘  
致其身於惡地此一句重  
在下句故下文云非天  
之降才爾殊也云云○合  
喙云多字活看言未必盡  
為善盡為惡而多有如此  
者○千百年眼云類字舊  
說類藉則明說破下數句  
轉拆都無味今持浮蕩不  
肖者為無類則類字即善  
字意如云多依於善正與  
暴字對云云○圖解云亦是

之而向之所以語告子者其旨益明蓋告子不求諸  
心故孟子之言略公都子篤信孟子故孟子之言詳  
也食色二章亦皆折之之語但其意  
則專辨義外之非故與此四章不同下致其身於惡而類善地  
此章亦明性善之意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類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慈夜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  
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之意不  
同朱子曰孟子只見得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  
氣稟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新安陳氏曰天之降  
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略似言非天賦以有為  
暴字對云云○圖解云亦是才能發於性而運於情爾是如此殊是類與暴小同

今夫楚云云 燃犀解云楚麥只是大麥非一物○蒙引云舉楚麥一物而見凡同類者之舉相似  
又云既曰播種而獲之其  
地同又曰則地有肥磽何  
異乎不必言園地之大小  
同肥磽地也磽者亦地也  
○甲第云不同是所收之  
多寡非有熟不熟之說○  
美註磽瘠薄也按說文云  
磽石地各也趙註乃云磽  
石也今註磽瘠薄也亦本  
趙註蓋石地土不深潤肥  
澤而瘠薄此不訓字而訓  
意耳日至之時云云存疑  
云日至之時是氣候到該  
熟之時猶言時日到

今夫楚麥播種而獲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澆然聖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楚音牟獲  
穀人麥也獲覆反種也音憂磽音牟獲種也音憂磽音牟獲  
命曰 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音薄也  
曰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有多寡之不同者則以地  
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  
故耳以譬隆才同而養其  
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

今夫楚麥播種而獲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澆然聖

故凡同類云云蒙引云同類與相似不同同類以類

麥言舉相似如下文云云至皆熟矣○圖解云凡同類謂形同也舉相似謂性同也○講述云故凡故字

承楚委來言楚麥一類其性之同如此則凡物之同類者其性無不相似也同

山類性之時相似同一水類性之流相似同一獸類性之走相似然則同一人

類性之善有不相似乎哉必言聖人舉其至者言之耳一說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與我同類亦

專言形未是蓋類猶品彙之類只當人人字不可單言形即性同亦在其中○脉云疑是疑其性不相似而有為善為暴之殊聖人與我同類只說同

一人類而性無不同意尚含善未露○蒙引云聖人與我同類者分明是說性善之同不雜氣質

故龍子曰云云然犀云故字承聖人同類來○直解云此合下四節是以足口耳目之同引起末

節心之所同然何故字承上聖人與我同類來履不為善履之相似也不知足而能者天下之足

同也○文林貫首云履是草鞋○脉云龍子以下四節輕不過批出末節心之所同然來履之相

似一句是孟子解龍子之言○孔叢子抗志篇子思曰龍穆徒好飾美辭觀於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變之聖人與我

同類者類字對九字看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者人性善無不同此提按綱領處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貴也履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音

贊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履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戾貴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嘗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者

張本下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嘗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者

張本下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嘗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者

張本下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賈路云先得二字最妙為  
未節聖人先得句張本  
如使口之云云圖解云口  
字之說勿指易牙○貫直  
云這口字指易牙的說○  
蒙引云此字重着言易牙  
所調之味天下期於易牙  
言必以易牙所調者為美  
也期與約同意亦必也○  
圖解云期必也謂皆以易  
牙所調者為善

集註易牙古云云燃犀考  
云易牙確人名巫牙其字  
也善調滋味有寵于衛其  
姬因寺人貂以見于君公  
曰子善調味乎吾蓋盡嘗  
天下之味惟蒸嬰兒之味  
未嘗易牙遂蒸其子首而  
獻之自是有寵于君

惟耳亦然云云發明云師曠昔平公時人歌南風而知楚師之不競聞鐘磬而識天地之盈虛  
惟目亦然云云蒙引云子都古之美人也不知何代人詩曰不見子都則子都春秋  
時人名矣圖史合攷曰子都鄭大夫公孫閱也鄭註曰不見子都蓋謂此人也

集註草食云云演云類是  
食草物之肉如牛羊之類  
黍食穀物之肉如犬豕之  
類

章圖云右第七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明理義為人心  
所同欲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

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  
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  
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朱子曰然然然否之然人草食曰芻牛羊  
是也穀食曰豢音患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  
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  
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  
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朱

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  
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

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為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理義人心之同然。如人之為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為然。無有道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今處一任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雲峰胡氏曰：芻豢人之所同者，也。畜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入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眾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未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味之味，其於希聖之學，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

子曰：曰牛云云。摘訓云：上言山木，所以失其美，下言其所以終失其美也。○合象云：嘗字，要玩是山木之本來也。○然犀云：嘗美是追論其初。○又云：邑外曰郊，郊于大國謂在大國郊外也。○又云：言近郊則伐之者易，因大則伐之者難，是其日夜云云。講述云：日夜所息，謂是日之夜與下節夜氣一例，勿云有也。○然犀解云：日夜，母直之夜夜則無水者息，故木有生息。○千百年眼云：日夜所息，息字，陸象山訓作歇息，朱子訓生息，袁了凡曰：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物之生不，休歇則不能發榮。二義本合。○黃葵峯曰：雨露之所潤，不是與日夜之所息，平對雨露之潤，即潤其所息者，蓋日夜生息之而雨露又滋潤於其生息者，長為萌蘗矣。○圖解云：又字對斧斤說，牧是牧養於生。集註：牛山齊之云云。燃犀云：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南，晏子春秋曰：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

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因論性善而以理義之心言之。

○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所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藥五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聲也。雙峰饒氏曰：息，本訓止息，日夜之所息，下同也。縱息，便生，故息又訓生。

生長，上聲也。雙峰饒氏曰：息，本訓止息，日夜之所息，下同也。縱息，便生，故息又訓生。

縱息，便生，故息又訓生。

日夜之所息



好惡與人相近者，合於仁義者必好，違於仁義者必惡。但生於放失之後，其發至微，故曰幾。希心僅存此，幾希正可恐懼，保守之。時而且晝，所為則又已。晝之則字有，字甚緊，警護生到晝便又已。晝已耳，猶如被禁械不能轉動。又如自家物遺失，失之字指幾希言，反覆謂夜夜生且且，猶循環不已。云云。○蒙引云：且晝終有別且，日間晝通耳。言然此且字又與平日字小異，蓋平日之氣未晝亡者也。此且又在平日之後。○燃犀解云：且晝自朝至暮也。日出至入與夜分界曰晝。○又云：晝之反覆專指且晝言。○折衷云：夜氣云者，由夜來心靜而氣清者也。○到平日未與物接這一段清氣猶在，故曰平日之氣非有二也。○講述云：情與才一般，好惡是情能好惡，節才人見違禽獸不遠以為才之不能好惡，不知好惡是情之自然，不遠禽獸豈人之情也哉。格之反覆使然耳。○演云

非特山木嘗有是，羨雖存乎人者，不論那賢愚，豈沒仁義的良心哉。其所以放失仁義之良心者，乃為物欲所害，就如斧斤之於木一般。且且而伐之不止，而仁義已亡。那羨者能保其羨乎。然良心雖放，而存乎人者未嘗終泯。其自且而夜事物不擾，良心復萌，固能生息，而不自覺者，譬如人一般。故晝平日未與物接時候，其氣清明，那良心生息於夜者，至是發見於好惡之際，而與人相近，特幾希。希何且晝所為不善，把幾希之萌又隨而格亡之。甚至昨夜所息今日晝之今夜所息明日晝之，格之反覆，則其夜氣之生且以寢薄，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良心不足以存則平日之氣亦不能清，那好惡拂入之性，其去禽獸不遠矣。人見斯人之禽獸也，而以為天下不會付他，有為善之才者，不知人皆為仁義之性，則必有其情，即有其才。其近於禽獸若是，豈

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日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形句反下同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宋子曰：平日之氣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得有得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泯沒了。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日之氣亦

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程子曰：夜氣之所存，擴而充之，化且晝之所格，為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宋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日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有格亡，而彼未嘗不生也。○此段首尾只為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日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格亡之人，謂格亡其夜氣非也。謂格亡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皆是好且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左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且晝理會。這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氣便盛。○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格亡，隨手又耗散了。



人之情哉○讀書錄二  
因憶少年時晚間讀書愈  
數而不能誦至來早即心  
志豁然昨晚所讀之書悉  
能成誦今思之晚間多不  
能記者氣昏也早間能皆  
誦者氣清也此亦可驗夜  
氣之說真也○格也○字景  
云格古葆切音谷手械也  
○又云械下戒切說文桂  
格也廣韻械械反覆展云  
講述曰反覆謂相尋無已  
也○直解云反復也覆亦  
復也言今夜所注的明日  
既格一遍明夜所注又明  
日復格一遍日日如此循  
環重復畧無休時也  
○書之所為講述曰註書之  
所為四句解反覆之意展  
轉二字解反覆之義不足以存仁云云參看云夜氣不足以存如云夜氣不足以自存耳註謂夜  
氣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也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天地之心無時  
不然元氣之根也於一陽之復而見焉非謂一陽始復天地之心也故善端生而驗之平且非

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  
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  
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  
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自格於事物斷喪  
戕賊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  
靜而能不足以存則天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輩  
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  
子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  
觀書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氣與理本相依且晝  
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  
有助於理則且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格於者  
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且亦然至且晝應事  
接物時亦莫不然○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  
者本自微了且晝只管格之今日格一分明日格一  
分所謂格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  
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

平且之氣能生善端也此說是時說多謂夜氣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似倒了又有云良心生於  
夜氣之餘亦認氣字不真此說當就認

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汨沒矣是  
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息至于平且其氣清明不為  
利慾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且晝  
之所為又有以格於之格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  
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  
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  
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  
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  
仁義之心郊於大國芥片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且之  
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且晝之格於則又所謂牛羊  
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此章  
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  
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  
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  
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趙

氏曰仁義性也而集註以心言者統乎性也良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雪峰胡氏曰此章以山木喻人心分為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是說牛山之木本來自美喻入仁義之良心本來未嘗無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節萌蘖之生喻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言既伐之後其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甚不多也第四節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又牧之喻夜氣之所在者本自不多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牴之也第五節謂向也猶有萌蘖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喻良心向也猶有與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木與良心皆有日夜之所息而惟於人日夜氣者木之萌蘖一絕于牛羊既牧之後無復存者人之良心夜之所息者已絕於由之所為而夜無所為則其氣猶足以存所謂存者謂夜氣猶足以存其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於牴之反覆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矣第六節謂

故荀得云云熈寧解云故字承上一節來養是滋養有培植保護意物乃泛論比物而重在人心長其日培植即且滋長意○文林貫百云得養兼山木不為牛羊所牴人心不為晝所害說無物不長是山木美而仁義生消指濯濯與禽獸言○韻會上聲有韻荀又誠也湯盤銘荀日新孟子荀得其養○演云山這觀之可見山木人心惟係於養耳故苟得其養不惟山木且以長吾心之培植既深而仁義之良將不可勝用那有一物之不長苟失其養不惟山木且濯濯吾心之放失已甚而仁義之良將不復有存焉那有一物之不消然則人心可須更失養哉

集註山木人心云云蒙引云山木人心意則重在人心

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喻人但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也材字與才字不同朱子以為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入近今遂去禽獸不遠則與入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者此豈人性發而為情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

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心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文說存養之要與孔子之言探則存存則心見此良心其存心只在眇忽之

孔子曰操云云燃犀解云存是人心在天理上○又云已足人心在人欲上○蒙引云心之所用只在禮法之內則為入是能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也若逸於禮法之外則為出矣故曰心豈有出入亦以云云○焦澹園筆錄曰出入無時非言出入無定時言其無出入之時也○燃犀云嚮向也言其無定向○燃犀解王陽明云此心活潑神變無方如明珠走盤終日圓轉不停未嘗于盤出入無時二句正指出本心真頭面與人看以示操心之的出入是表個員融處非以操為入舍為出入為存出為亡操如操舟操舟則中流自在不得碍波操其則奇正鐘鼓寂若操非死法存亦活機若執定則為典要不可以道變矣

間纔操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且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新安陳氏曰斧斤伐牛羊牧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放其良心所為樵斤伐牛羊牧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致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出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舍音捨與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花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

集註神明不測脈云註神明不測神明是心之定體不測猶云此物拿不定者○蒙引云神明不測兼得失言○易上繫離陰陽不測之謂神

敬以直內周易坤卦文言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蒙引云敬以直內兼動靜言

章圖云右第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理義之心係乎持守之功又曰理義之心無時無之而晝之時為

存在此捨之便以失了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

易去而保守之難雲峰胡氏曰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出保生之難者

謂出入無時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

而非仁義矣新安陳氏曰此集註推廣孟子言外意繳上上文收結一章之意程子

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

內而已采子且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入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衣舍心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

人欲所害不惟夜氣虛  
靜足以存此理義之心且  
氣清明足以驗此理義之  
心若敬無時而不存則氣  
無時而不清理義之心無  
時而不流行

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填惟心之謂與直指而  
總結之○孟子太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  
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  
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且晝時不為事物  
所滯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問范淳夫  
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  
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  
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眾  
人不能皆如此若通眾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  
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眾人論取○問不能操而存  
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  
常莫知定處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  
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聖學  
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  
矣○孔子此四句只是狀入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  
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

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說言人心如此非  
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疑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心  
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  
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  
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  
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  
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  
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  
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  
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揭  
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  
○愚聞之師延平李  
曰人  
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  
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

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

潛室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

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

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

空熟玩而深省

悉井之也

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說存乎人者

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雲峰胡氏曰集註論浩氣則以為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為於學者極有力空熟玩而深省蓋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浩氣謂是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統說夜氣則為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無夜氣若學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正○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

孟子曰無云云蒙引云無感乎王之不智也言其不智有由也

雖有天下云云演云那裏見齊王之不智蓋君心惟在所養耳雖有天下易生之物須和氣培養方能生長若一日暴之得之陽氣者以十日寒之被之陰慘者多那暴之所生不足當寒之所剩怎麼會茂暢而生者也况王心乎君見王之時亦罕就是日暴之也吾退那讒諂譖至就是十日寒之也吾陳堯舜仁義之道緣入於王之耳那聲色貨利之誘隨入於王之心王縱有善心之萌然衆欲交攻其如萌蘗之生何哉○又云此題玩一退字至字見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君子退而小人即至說一寒字何等凜冽深宮燕私皆寒之地動靜息皆寒之時左右前後皆寒之人天清日霽之時常以濃明暄靈之日常多君心縱有一隙之靈明不勝冷寒之塵至作文要會此意○煥崖解

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日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集義固戒其惰以驗其所息而可致五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明焉

此章因齊王未能任賢者故發

云物指植物易生與君德之難成照看○又云暴是陽氣發舒故物生下日言陽舒無幾寒是陰氣閉寒故物不在十日言陰慘之多○講述云暴是陽氣主生寒是陰氣王殺○通義金氏曰暴寒喻教之時少聽之不熟

今夫奕云云通義金仁山曰誨奕喻教之難聽聽之不專○蒙引云使是設使非實事也奕之為數數技也○燃犀解云鴻大鴈也鵠亦鴻屬非真有鴻鵠只是心作是想○史記陳涉世家安知鴻鵠索隱曰鴻鵠是一鳥若鳳凰然非鴻鵠與黃鵠也○文林貫育云弗若之字指專志致志為是其皆云云文林貫育云這智指本然之智說○又云這日子孟子自為問答說

哉易去聲暴步上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

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芽之生我亦

安能如之何哉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

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彜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數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著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今夫奕之為數不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

集註奕圍云云事物紀原九日博物志云堯造圍碁以教丹朱或曰舜造也涵養氣質云云蒙引云氣質直德性不同氣質謂剛柔緩急之氣涵養之使其中和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使與聖賢同歸也

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一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

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碁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

繩繫矢而射也雙峰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

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譬謂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後一譬謂自修者不肯專用其力意孟子之於齊主既進見時少無以勝衆邪之交蔽而齊主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

章圖云右第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心智愚係於所養之異

以分其心於多岐故設兩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固羣邪寒之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聲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南軒張氏曰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未有不待養而能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者則舍魚而取熊掌也○燃犀云亦字對魚字看○又云魚能掌一者難兼得或曰魚與熊掌同食能傷人○蒙引云所謂二者不可得兼固不止謂葷食豆羹得失生死之際但新安以為是說托孤寄命之太節時事則亦似有未盡者如孟子答滕文公以效死勿去子思之守死於衛民生於三權其所死在則致死之類是皆死生取舍所在也○目錄焦漪園曰義字該得廣人生便有欲舍所生之欲而雖死亦不悔便足取義也○袁了凡曰此章却似詩之興

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則養之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焉得而遂哉。是以古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博求賢才。寘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為然。一暴十寒之病。為王者其可一日而獨不念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大方。居敬之道也。○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改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雲峰胡氏曰。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者則舍魚而取熊掌也

辨從魚熊掌說起歸到人  
與義上舍生取義又是勉  
入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  
所謂本然之良心也○通  
義趙氏慎曰熊掌以喻義  
魚以喻生史記宰夫臠熊  
掌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  
注蹠熊掌其肉難熟以其  
能蹠之味又有美於魚而  
義又勝於生也

生亦我云云故不云云揚  
明云故字承所欲有甚於  
生來荷得荷且得生○又  
云患指死亡○蒙引云所  
欲有甚於生者即是義所  
惡有甚於死者即是不義  
又曰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之良心此亦通衆人而  
衆人字也下文衆人字對賢守說矣

如使人之云云通義金仁  
山曰苟人心無仁義之性  
而但有利害之私則所以  
求生避死者何所不用何  
所不爲且將無所不至則  
人皆禽獸而已矣

兼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春秋宰夫臠熊蹠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注蹠熊  
掌其肉難熟以其能蹠之味又有美於魚而義又勝  
於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荷得也死亦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

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荷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采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  
而取死○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  
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慶源輔氏曰  
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義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  
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  
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舍義則不得  
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舍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其  
於生之可欲故不爲荷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其  
死而不肯避死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集註設使云云脈云如使節須認註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句由是節須認註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句兩節不過節次節之義而反覆言全在何不由是四字

由是則生云云演云由其必有是欲義之心所欲果有甚於生雖百計可以得生而有所不用也由其必有是惡不義之心所惡有甚於死雖百計可以辟患而有所不為也○揚明云由是指好義之良心○通義金氏曰由是二字作下讀是指本心而言有所不用猶言何用生為

是故所欲云云然解云二句承上文來○蒙引云但曰賢者能勿喪耳便見衆人喪之

一簞食云云蒙引云蹴爾尤重於噓爾故乞人亦不受○檀弓下云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履屨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掘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儉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慶源輔氏曰儉謂儉

竊免謂苟免此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彜之良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焉

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所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慶源輔氏曰由是之是蓋指秉彜之良心而言也

由是則可云云揚明云由是指惡不義之良心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習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彜之良心也秉彜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繳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嚙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噓呼故反蹴于六反

集註 嗚咄云云章圖咄都

沒反呵也嗚咄即律反又取  
萬鍾則云云演云萬鍾是  
仕之祿數禮以交際之儀  
言義以事理之宜言何加  
言得失無加于吾身之生  
死為因也言受萬鍾因此  
三項事○又云乃至於萬  
鍾之祿非止簞食豆羹之  
微萬鍾之無禮義亦嗚爾  
蹴爾之類竟不辨其合禮  
義而受之夫萬鍾之得失  
無關生死於我何加焉果  
何為而受之想也的心不  
適為官室之美必藉萬鍾  
以養其安與為妻妾之奉  
必藉萬鍾以娛其志與為  
所識窮乏者得我必藉萬  
鍾以布其德與這所以不  
辨禮義而受之○燃犀云十盆日鐸六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極言多也○脈云萬鍾對  
簞豆看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看緩急不同物重則不當輕受事緩則不必苟受乃不辨禮義而  
受之此必有所為下三句正指言其政云云○李延机曰所識謂平日相知識窮乏者是貧難的

人得我 是感我 恩惠者也

豆木器也嗚咄當沒 嗚咄七內 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

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

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

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慶源

曰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繫

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

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

無是心者也言羞惡而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為惡

矣及反之而不羞惡焉者則是所欲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 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新安陳氏曰

而言彼物之微也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

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身受用不假萬鍾

之富是萬鍾於吾身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

其實何所加益哉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

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

知識三者姑舉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

三者他可類推亦人所易去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自或為利

聲昏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為所動矣

文選 卷之四 子思子十一 四十一

鄉為身死云云脈云鄉為  
今為只就一人說見慨嘆  
意云云又云妻妾之奉還  
作奉養妻妾者窮之得我  
窮之指親友謂得我之餘  
以自潤○甲第云是指三  
者言已足止也言亦當止  
而不受又云夫生死所係  
不可已者吾既已之此三  
者非生死所係是亦不可  
以已乎○引隴云良心者  
人之本心也不論生死不  
論賢愚皆是有即嘍蹴  
之不受見有是良心即萬  
鍾之受見失是良心

總註云此章言羞惡之心  
人所固有是釋前五節之  
意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  
際而不免許豐約於宴安  
之時則釋後三節意也  
宴安字彙云宴伊殿切音  
燕合飲也安也喜也

章圖云右第十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勉人存其羞惡  
之心

朱子曰此是克己之存然所以克己之者須是有本領  
後臨時方知克己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  
處去  
卿指不得則死時言不受指嘍蹴鐘食豆美說今對卿言為  
之指受萬鍾之祿今為官室之美而受這無禮義的萬鍾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  
之為並平聲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  
猶不肯受嘍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

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  
東陽許氏曰三鄉為

身井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為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  
呼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  
而受失義之祿乎  
可謂無良心矣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

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許豐約於宴安之時  
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  
悉并察於斯焉  
朱子曰

予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三者或物欲  
之尤人所易溺或意之私人所不能免者非纒理  
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  
易彼也○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但  
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若故天理之  
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宴安之時私欲紛紜展

九日... 軍國... 十...

細註張巡云云唐天寶中  
祿山反時張巡守睢陽大  
小四百戰糧盡城陷與許  
遠同就死

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  
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  
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取  
義是說人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食羹不受  
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  
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之食蓋是指此以證人皆  
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謂  
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  
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殺身實能  
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事勢  
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蒼黃失措也不受非禮  
之食而死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來真有  
此等人然謂其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謂有不  
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者蓋危迫之際物欲不萌義  
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死生若宴安之  
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

的乃心所率由之路○微言姚元素曰仁義總是所性之理分言身之雖曰人心人路其實則此活  
動惻隱之心行而宜之曰義耳原無兩箇故總歸于未放心○蒙引云小人亦有心今日仁人心  
也指其心身之本然者○  
存疑云夫心之切於己人  
皆知之仁切於己人未知  
也名仁曰人心欲人知仁  
即心切於己也然仁與心  
却是二物名仁為人心不  
幾於無別與仁雖人心所  
具之理寔心之所以為心  
也以心所具之理言仁自  
仁心自心二者固有分矣  
以心之所以為心而言則  
心即仁仁即心而寔未嘗  
有所分也故謂仁為心之  
理所謂仁為人心亦可○  
徐岩泉曰人之所以為人  
者有此心而已仁即是心  
人而不仁則已失其心而  
人道亡矣無私處是心之  
靜生理活潑周流處即是

免至于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  
知所以遏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最  
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  
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不失本心  
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  
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  
汨於私欲故至于失其本心也通言朱氏公遷曰此  
章之兩節前五節以死生之大節言後三節以口體  
之小節言即事理之中主乎羞惡之心而言之也○  
東陽許氏曰然下三節亦是蒙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此章示人存心之學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仁則其生之性  
是也朱子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勉齋黃氏曰心  
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

卷之四 孟子 四十三

集註反而名之云云存疑  
云仁是心所具之理反名  
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  
之心也自其所具者歸於  
具之者故曰反

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  
芽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潛  
室陳氏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  
者爾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  
以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穀不過  
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芽者蓋以  
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  
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  
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結於二者之形也孟子  
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即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  
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新安陳氏曰遺書云然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  
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音昨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

矣此失字即是下文放字○宋子曰仁無形迹底物  
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  
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  
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  
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  
復之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  
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  
須略有分別○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  
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  
入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徑舉  
全體使人知仁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  
雲峰胡氏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  
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  
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  
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義者行事之  
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

舍其路而云云揚明云兩其字即上兩人字○講述云放與舍有別心就內看出而不歸之謂放弄不取之謂舍這心是自家本有的這路是自家當行的乃自家放之舍之所以可

室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上聲矣宋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潛室陳氏曰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也道為義體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為入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處○雲峰胡氏曰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安在死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安者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妙詳味令平人惕然有深省

胡氏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為入之路而不由放其為入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新安陳氏曰上文先仁而後義由體而及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體也通旨宋氏公遷曰此做戒學者之辭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不能矯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不能做惰也言不及義則近於自暴而不肯居仁由義無所用心則其於自棄而不能求其放心夫子兩言難矣哉孟子兩言哀哉甚深歎人之不可以不學也而其言可以互相發明如此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人有雞云云然厚云以雞犬形之兩個有字正醒人以知也雞犬有走去之理故曰雞犬放吾心原不走作乃是人自去縱他故曰放其心○劉子防欲篇云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感乎○存疑云此二條只是嘆犬失其良心

集註弗思云云講述云註  
弗思意只可言外補之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

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子

曰雞犬放有求必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求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了便是放。**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

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能求其

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

則昏昧放逸新安陳氏曰靜時昏昧動時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

不能有所發明矣宋子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

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取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

學問之道云云原肯云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心而已矣學者學此者也問者問此者也求放心之外更有何學問可言○鶴林玉露云孟子曰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若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樊柵不來則不得心放者如雁鴛鴦翔於雲霓而條鐵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千百年眼云而已矣二字見求得放心即是學問真實本領工夫更無別事全在無他二字○性理大全五十三云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集註學問之事云云蒙引云學問兼知行事字與道字相對看事只是事目而

已道則其所以爲道也  
可以上達蒙引云達字固  
亦兼知行也  
從事於學論語泰伯篇曰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下  
心求下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  
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求放心當於未  
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  
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孟子謂  
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  
好人之下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  
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  
無他而已矣之語便說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在  
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學問  
之事因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  
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先學者切莫玩味  
考勿齋程氏曰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自能  
尋向上去者下學也然而上處者上達也下學而上  
達以求放心爲本○宋子曰所謂存所謂放只是喚  
醒自己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放縱只爲昏昧喚醒

則自不昏昧不昏  
昧則自不放縱矣  
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

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也宋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

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底已自過去了  
這裏自然生出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  
身來○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  
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  
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微菴程氏曰尋  
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去者上達也○雲峰胡氏  
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見此心不可爲流蕩忘反之  
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  
達則此心又不可爲虛空無用之心也  
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



服膺中庸八章曰奉奉服膺而弗失之矣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仁義不可自棄

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安服膺而勿失也

南軒張氏曰學

問之道以求放心為主然心豈遠人哉知其放而未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理寔明是心之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以堯舜禹相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豈有二乎哉故之則人心之危無有極也知其放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貴於精一之而已○雙峰饒氏曰上文說在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曠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

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故其心放也本心存則為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歸宿在求仁上也一章有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文理血脉貫貫讀之可見又按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過人欲而存天理也通旨宋氏公遷曰牛山之木章心字與此章心字皆因論為學功夫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固有而衆人格之學者當有以養之也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當存而衆人放之學者當有以求之也操存是存養求放心是省察又曰學問二字蓋兼知行而言之然此章則以求放心為本若大學三綱領之中則以明明德為本論語首章言學

孟子曰今有五蒙引云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非人所緊要者故謂無名指無名者以其不切於用疑於無其實也故謂之無名

指歟夫有所考嘗疑之○指有五一大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五小指蓋巨大也食指者人之所食以此指為力將指者左傳吳國闔廬傷將指言其將領諸指也又曰手之取物中

指為長故二與三皆曰將指云云○又云不遠秦楚之路孟子魯人也在齊亦最久自齊魯而視秦楚則為遠耳非謂自秦至楚自楚至秦也對桐梓言之則曰身自身言之則有心指之分隨所在為輕重使人知所重也下章只是「一意」○醒旨姚氏說云無名指無可神之理若此云若形容此心之屈伸在我怪人之不知求耳

指不若人云云然犀云夫以一指之微不能若人則知惡之心為一身之主心不若人在其屈於物欲之下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大小貴賤之類也指病者不遠水人心病者反求在是何徒遠求哉○又云不知類是說不知心之類便重下指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入心賞加矯揉之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云煥犀云桐有四種一種曰桐可斲為葉三岐開白花不結子一種在桐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子炒作果一種桐崗桐體重不可作琴梓楸木之王也○蒙引云身以心為王與上下章意同一說拱把之桐梓只言微小之意以明身之為重也○鄭申甫曰世人養身只是養介血肉之身所以為身處豈在血肉全不知養了養小而害大養賤而害

集註又發其蘊而以明善復初為之本但求放心是

先立其本學必由此而後進也明德明善復其初是務此以為本學必至此而後成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神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兩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取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違聲處者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以雞犬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名勇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

養而害大養賤而害

貴故曰不知其所以養之也

**新安陳云**云蒙引云陳氏一說最精且備宜詳玩之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吾身義理當加養之也

孟子曰人之云云

以不忍殺傷之心說曰兼者自內而精神外而形骸與在所愛之中養以維持調護之事說○又云這一章書為當時縱口腹而喪心志意思孟子說人之一身百骸攸具必不可或傷而在於兼愛則必維持調護而在於兼所愛養耳故沒有尺寸之膚不愛也苟於無所不養之中所以考究其那者養得其道而為善那者養失其道而為不善豈在於他未哉惟在反求於己之身以審其那個為重者而養之斯為養之善那個為輕者而養之斯為養之不善豈在於已矣○圖

解云身包口腹心志在內兼是不忍殺傷以心言○揚明云考是儘量意善不善以養之得失言

○脉云考字有定辨意

**體有貴云**云圖解云外稱獨尊為貴所其役使為賤權無不統為大各司一官為小○直解云心志總攝乎全體是貴而人者也口腹聽命於心是賤而小者也既有小大則大者在所當重不可以小而害大矣既有貴賤則貴者在所當尊不可以賤而害貴矣

今有場師云云蒙引云楨櫃即桐梓也故集註云云又曰楮櫃二木各風棘小棗一物也詩凱風篇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傳曰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故曰非美材也○圖史合攷云棘前棘凡有刺者皆曰棘許氏曰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白色為白棘實酸者為棘棘陸佃云大者棗小者棘酸棗棘也

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土而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譬一草木之不容涓涓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見面益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

至不養也也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趙氏曰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養然體有貴賤大小養其貴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之語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新安陳氏曰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不養無以賤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楮櫃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櫃音價

養身四書大全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棗性重香棘則低矣故並

東為棘○字彙云从兩束

束音刺六書正譌俗从束

非○正義曰說文云檉橫

山椒又云椒梓也檉棘小

酸棗也○傳春夏為圃秋冬

為場○鄭玄箋云場圃同

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

種菜茄至物盡成熟築堅

以為場○正義曰地官載

師云場圃在園地○云圃

樹果疏之屬季秋於中為

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

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

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踐踐

禾稼則謂之場云云○朱

傳云場圃同地物生之時

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蔬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

○合喙云非實以有背為大也狼善顧若有二處病則周身皆不能顧矣

飲食之人云云○燃犀解云

云猶言乞墻之輩聲色貨

利之徒求安飽者也○微

言徐做故曰飲食之人不

必就口腹之欲口是不去

照管自家之本性雖生天

地間只養得箇口腹而已

猶莊子所云風波之民

飲食云云唐哉通義金仁

山曰飲食以養口腹養小

而失大則為小人而人賤

之飲食而無失其大則所

養以禮所養以義是即所

以養心志也豈但養口腹

而已○存疑云首四節是

說養體者當知所擇末二

節是反養說養小者之必

有失益以見養體者當知

所擇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貳 檉音

場師治場圃者檉桐也檉梓也皆美材也檉棘小棗

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新安陳氏曰

小大之分故借以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指喻體之小失遺也肩背喻體之大○千百年眼云檉橫是就物上比養小失大狼疾是就身上比養小失大○揚明云狼善顧疾走而不能言味所養之重輕是無善顧之明猶有狼之疾的人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

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

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

害貴也宋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

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

腹之養本無害然人肩肩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

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與不

到得饑了也○雙峰饒氏曰以身而言一毫一髮皆

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

才養自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養身之道當明貴賤大小之殊

公都子問云圖解云兩

為作謂字看太人指聖賢小人指愚不肖○脈云太體微至而小體隨而運用則其人為大小體微至而大體隨而運用則其人為小耳自心志且勿露從與養不同養以形功言從以成功言○存疑云從其大躰是耳目之欲皆聽命於心也當視則視而不妄視當聽則聽而不妄聽也從其小躰是心反聽命於耳目清聲美色惟其所欲而心不為之宰制也

害其大體又曰無以小害大亦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失其大者則小者不為大者之累便是以小害大○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飢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也

新安陳氏曰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能為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及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目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交於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生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問蔽是遮蔽如

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是何等大只是人自小之耳然立之二字甚離一念以縱則非立一息以懈則非立孔子之三十而立也顏子之所立卓爾也是

真能立其大者也○又解醒編曰何以爲先立也求之於無物之先而非持之於有物之後也學庸之慎獨是也○熈解云立謂立心不失官立乎其位也

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遮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他所蔽矣朱子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是物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三者謂耳目心若能存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爲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安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立者是稟然監起此心使自立所謂

集註趙註按此所謂趙非趙岐別有一趙

范浚通義金氏曰浚字茂明婺州蘭溪人魏香溪先生云云○大明一統志四十二云范浚蘭溪人紹興間舉賢良不起篤志求道學者稱爲香溪先生云云趙興文選揚雄甘泉賦云屬堪輿以壁壘兮註云堪輿天地總名○通義吳氏

敬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通考宋氏公遷曰木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功夫在不失字此章思則得之功效在思字得之即不失之謂也二章皆因論大人而以理義之心言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字茂明婺州人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稊杜芳反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雲峰胡氏曰堪輿謂天地

程曰堪輿，天地總名說文  
堪，天道輿，地道。○蒙引云  
堪者對輿而言，當是此意  
且輿之類也，但不知出於  
何書。○以堪為天道，不知  
的是何也。謂於物無不覆  
也輿者，易大傳坤為輿。○  
一說堪任也，只是謂在載  
之輿，指入在地之上而言  
在地之上則在天之下矣  
亦一理也。

粉米章圖云杜兮反釋屬  
形役，陶淵明歸去來辭云  
既自以心為形役。

言天地至大，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  
一粒稊米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者，為三才者  
惟在此心。心之體，豈不甚大。

乃禽雲峰胡氏曰：此言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有之。若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體；若役于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而已。人之心，而為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

色耳欲聲，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入矣。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

與存者嗚呼幾希。平希，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雲峰胡氏曰：此言此心之發於聲希，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

君子存誠克念克

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句是說小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于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小者弗能奪。宋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愚故從而釋之云。先師曰：苟卿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孟子曰有天云云講述云

天爵非謂天與之爵只是自然可貴○燃犀云愛而公曰仁利而宜曰義忠信即仁義是有諸已也不自欺曰忠不欺人曰信○蒙引云仁義兼舉體用道理已盡了忠信則仁義之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無一之不實樂善不倦則仁義之實者又無一息之間斷謂之天爵者非人得而貴賤者也○演云爵是尊貴意天爵天然之爵即註中自然之貴人爵是使然之貴仁是德之愛義是德之宜忠信是仁義之存於心見于事而無一不實樂善樂仁義忠信之善樂之無間便是不能公是九命之貴卿是六命之貴大夫是三命之貴○通義金仁山曰孟子嘗言仁義禮智而此獨言仁義忠信蓋仁已該禮義已該智忠信則實有諸已而實有於物又接樂善不倦何善即仁義忠信也天理固實有諸已而實行之又能樂之而不已不厭然後見其為可貴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

實此二者○雙峰饒氏曰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為吾分去聲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

不待求之而自至也南軒張氏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人爵從

古之人云云圖解云古之人三代成時○揚明云修有而存省察意○微言徐岩泉曰從字全不費力因此天爵而自然得之若形動而影從也○演云爵有天人異這樣古人重道德不重功名權勢得天爵之可修心中樂之而不倦到天爵修那公卿大夫之爵不期而自得那裏有要且棄而為惑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

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

之也宋子曰孟子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問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雖

曰修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修者

耳○南軒張氏曰古之士修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內外輕重而加儆戒之辭



孟子曰欲貴者云云存疑  
 云此章是因時人多求在  
 人之貴而不知有在己之  
 貴故特喚醒之○文林貫  
 旨云此貴字就入爵言○  
 蒙引云貴之一字以所崇  
 重而得名也但所崇重者  
 皆謂之貴如祿爵固在所  
 崇重如仁義尤在所崇重  
 也故曰人人有貴於己者  
 ○又云欲貴者人之同心  
 也在外之貴也即人爵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在內之  
 貴也即天爵也○又云人  
 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不  
 必兼言其拘於氣稟也只  
 可說是蔽於物欲而弗思  
 蓋孟子言性善不論氣質也○脈云欲貴指人心欲置其身于尊榮不惜人爵說此欲乃人心之  
 真欲故同心

乎天理是以人才眾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  
 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  
 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  
 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併  
 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  
 氏曰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  
 為而為善者偽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修其天爵  
 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亾者  
 何也曰修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亾人  
 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亾者下之僥倖豈  
 常理哉

耳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入之所貴云云盧一誠曰趙孟最  
 由入人亦不得而賤之矣○淺說云夫貴於己者乃本然之貴與生俱生謂之良貴也人之所貴  
 者必資於人而後貴非良貴也故趙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亦能奪之而使之賤若良貴  
 則人安得而賤之哉可見  
 人之所貴者不得如己之  
 所貴者矣然則能得夫己  
 之所貴者又豈肯慕夫人  
 之所貴者乎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

善也趙孟晉卿也

卿故當時謂趙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

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

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集註趙孟晉卿通義金仁  
 山曰晉六卿趙氏為長故  
 春秋時謂之趙孟  
 詩云既醉云云蒙引云大  
 雅既醉首章曰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  
 景福傳曰賦也德恩惠也  
 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  
 言享其飲食恩惠之厚而  
 願其受福如此也○愚按  
 詩德字本指恩惠蓋主人  
 之德也今日飽乎仁義所  
 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五十五

則是在我之德也非指出於主人者也斯亦斷章取義云云

集註膏肥肉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文繡親名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內外輕重之等

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

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程子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

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南軒張氏曰人真知其貴於己者則見外誘之不足慕矣惟不知在己之自有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於天人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未於人者私欲也今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猶言為善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雲峰胡氏曰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

願字是內重而外輕東陽許氏曰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為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爵念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蒙引云仁不仁以二人言非以事言○孟子此為當時之君言梁惠王以能行小惠而誣其民之不亦多於隣國是正所謂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者也○辨斷牛春宇曰仁屬大理天理邊更清冷便如水不仁屬物欲物欲邊便如火熱便如火

亦終必云云圖解云併杯  
水之仁無復存者○講述  
云勿作亡國看只是亡其  
所為之仁也○林希元曰  
此章朱子小註及張南軒  
俱作明人說惟陳氏謂恐  
為戰國諸侯說是也但以  
終必亡為滅亡似未是○  
講述云勿作亡國看只是  
亡其所為之仁也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而  
致儆戒之辭汎以右道言

孟子曰五穀云云釋書拾  
嚼十云五穀禾麻粟麥豆  
一云黍稷麻麥豆○困學  
紀聞云子路未熟之五穀  
管仲已熟之美稗楊墨五  
谷之蟻蝨○存疑云五穀  
可以養人是種之美者也  
苟為不熟則為無用之物  
又不如美稗之熟為可用  
仁之在入亦猶是也故仁  
亦在乎孰之而已矣

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  
有以淡助於不仁者也宋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  
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  
天理之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  
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  
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了一兩  
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  
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  
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入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  
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南軒張  
氏曰此

為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  
之間而天理人慾分焉天理存則人慾消固不兩立  
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吝若  
一暴十寒倏得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  
人欲遂以為仁不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於  
不仁之甚者其淪胥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此可斯須  
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寢明則人欲寢消及其至也人  
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不然乎○新安陳氏  
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為此章恐為戰國之  
諸侯言之以時暫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甚  
不仁不惟不能勝遂使入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  
助其虐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  
章終亦必入而已矣解為終必拜  
所得人爵而失天爵之者相協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美稗夫

此章勉人用力於為仁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七

集註 蕙稗草云云圖史合  
攷曰廣雅解云稗有二種  
一黃白一紫黑紫黑者芭  
有毛北人呼為烏禾人不  
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  
之不熟耳○郭璞云稗似  
稗布地生穢草也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都陽  
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而  
專以心德言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蕙音蹄稗音蒲  
賣反夫音扶

蕙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蕙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慶源輔氏曰日新且進也。不已無間斷也。必日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純熟夫仁。○潛室陳氏曰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雲峰胡氏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不已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之

子孟子曰羿云云通義金仁  
山曰子不滿則射不能及  
遠故教之學之者功力欲  
其到也

集註 志猶期表了凡曰志  
此心專于是之謂猶期字  
未嘗

大匠云云千百年眼葛配  
瞻曰此章正意不尊說破  
大約前數章論仁論性論  
心而以此結之當是教人  
求仁于性者兩說相近  
通義金仁山曰然無法  
則不能成器故教之學之  
者法度欲其正也志欲到

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為仁之功。外此無他也。苟能於孔門求仁之左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勉而利。利而安心。與仁一則熟之功。效氣象可言矣。  
○學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古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身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

新安陳氏曰二節兩學者字一謂學射者一謂

滿做必有法。○洪覺山曰：此篇從性上說起，至習溺其心，章以一章章俱是說養心存仁之事。到此說仁，勝不仁為仁要熟，與教學傳授心法便以衣絲一為之意。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都陽朱氏曰：離婁章為為治者言，此章為學者言，又兼言施受教之道。

學匠者。○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聲，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于禮儀之三百，成儀之三千，猶水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慶源輔氏曰：射者志于毅，而真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毅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雙峰饒氏曰：聖門教人，定法無知一部，大學。○雲峰胡氏曰：此章與離婁篇首章相似，彼謂治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學皆不可無法。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終

告子章句下說見前篇。

任人有問云云牛春宇質言曰：前篇從性善上辨仁義，此篇開章復辨箇禮禮，即仁義之節文也。從處變處較其輕重，便見禮為人心固有而不容昧者，是所性之善也。與荀子性惡禮偽之旨正相反。○蒙引云：任人有問屋廬子，其曰有者，任國之人多，記者不得其姓名，故云任人有問於某者。○圖解云：此禮是食中之禮，禮所以品節乎食，便不食饕餮故禮重。

集註任國名通義金仁山曰：其地今濟州任城縣至今。龔慶府鄒縣一百八十里。屋廬子名云云人物考曰：屋廬子名連嘗著書言老聃之法，後學於孟子通志氏略屋廬氏晉賢人。

色與云云圖解云：此禮是色中之禮，所以別男女之分，不至淫亂故禮重。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食色輕而禮重。二章孝弟。三章事親。四章義利之辨。五章辭受。六章十四章出處。七章王霸君臣。八章及下章皆言戰國富強之禍。十章田制。十一章十三章為政。十二章言信。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禮始諸男女，色與禮孰重。

曰以禮食云云演云任人

遂難也說禮重於食設若  
飢饉至甚苟拘以禮食必  
飢饉而死不拘以禮食則  
得食而生碎如碎之與  
當這時節還必拘那禮乎  
是禮有輕於食者子說禮  
重於色設者若貪之至甚  
而欲娶妻不能務物以成  
禮苟拘那親迎之禮則不  
得妻不拘那親迎之禮則  
得妻當這時節還必拘那  
親迎乎是禮有輕於色者

○廬子屈任人之辨而不  
令對明日往鄒國把任人  
的言語告於孟子孟子說  
理欲自有定分於答任人  
之言何難之有○燃犀云  
以禮食如不食嗟來噍噍  
之類是也不以禮食不拘禮之當否得食即是全生親迎則不云云圖解云親迎謂六禮成而而  
後成婚○揚明云是指禮食親迎之問○正義曰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  
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是也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于庭商人

任人復扶又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屋廬

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季季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

何有不難也宋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  
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  
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  
備親迎之禮法詐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

迎於空門入迎下戶凡此是也

不揣其本云云謂述云不揣一節蒙引存疑皆云只是下意總言其不可偏較然語氣似一正一反上節是據任人之說喻之言偏較則欲重於理下節是反任人之說而喻之言理欲當論人亦豈偏較之謂哉取食一節乃明折偏較之失理欲不獨其平之甚矣○脉云不揣一節只一意總言其不可偏較但上節據任人之說而喻之言偏較則欲重於禮下節反任人之說而喻之言禮本重於食色非一偏較也○趙岐曰岑樓山之銳嶺者○正義云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為銳嶺之岑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集註岑樓云初學記云岑山之高銳處也故註云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

金重於羽云云燃犀云金質重於禮羽質輕喻食色○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甲喻食色鋤淡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慶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

金重於禮羽質輕喻食色○

蒙引云此金字五金之總名相帶鈎有以白金為者有以黃金為者又有以赤金為者赤金銅也今人多用銅○存疑云不揣其本以高卑言金重於羽以輕重言皆起下文取食之重與禮之輕者一條意○補畧云揣以手摩度其底之平也集註鈎帶鈎蒙引云鈎有曲義漢書曰直如弦曲如鈎帶鈎古人束帶其帶有鈎今官人腰帶皆然帶鈎以金為之其金最不多○按此則帶鈎者腰所服也以金為之故曰一鈎金又有曰金帶鈎○補畧云鈎帶之束合處以金為之

取食之重云云引躍云此節即上一節意但上在喻上說此則直指任人說了正所謂升寸木於岑樓而等鈎金於輿羽者也○燃犀解云色重指不娶廢倫禮輕指親迎往應之曰云云文林貫旨云往應之之字指任人○燃犀云乎字有寧死而不可紛兒臂以食食 踰越也東家鄰家也○揚明云處子室女未嫁者集註義理事物云云通義東嘉史氏曰集註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者蓋義理指禮而言事物指食色而言以義理對事物言之則義理重而事物輕此其大分然也然於其中又各有輕重之別者謂一者之中重者之為義理又自有輕有重如禮食親迎其輕也紛兒踰牆其重也輕者之為事物亦自有輕有重如尋常食色不關利害者其輕也飢而不得妻其重也錯綜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太傳本義曰錯綜古語也錯者交而互之○左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低昂之謂也斟酌者語也如以勺取酒以入器而酌量其淺深也○蒙引云錯綜斟酌錯者交而互之○左之謂也即經也此章言則輕重自有大分者也綜者總而挈之○低昂之謂也即緝也此章言則或食色重而禮輕或禮重而食色輕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楚宜而巳。

往應之曰紛兒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紛則不得食則將紛之乎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得妻不摸則不得妻則將摸之乎紛音軫。摸音婁。

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去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錯綜子宋反斟酌錯綜分經緯斟酌量淺深也。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註瑟每一下絃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聲和所以斷丁亂反

也固不肯枉尺而直尋者  
輕重之不越其太分者也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者所  
重固在乎禮亦有時乎殺  
以就食色也聖賢於此錯  
綜斟酌云云○通義東嘉  
史氏曰錯綜斟酌毫髮不  
差者謂以其輕重大分之  
中各有輕重者交互總挈  
以斟酌裁度而從其宜不  
使有毫髮之差也既以禮  
之輕者對食色之重者言  
又以食色之重者對禮之  
輕者言此錯綜之意也以  
禮輕者對食色重者言則  
禮有時而不可拘以食色  
重者對禮重者言則禮無  
時而不當守此則錯綜而  
斟酌之意也如此則固  
無毫髮之差矣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者明其不差之實也云云枉尺云云見  
滕文公下篇○韻會云六尺曰尋又小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周禮媒氏疏云八尺曰尋

章圖云行第 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事物義理而見輕重之等

曹交問云云直解云有言人皆可為堯舜本是著力語  
曹交述之只淺淺說人皆  
做得堯舜有諸不是問有  
此言不還是問堯舜可為  
否也然字直是決其可為  
非然其有是言也○又云  
此音重一為字奚有於是  
節言堯舜之在為徐行節  
言堯舜不難為子服節勉  
之使為總是示以為堯舜  
之道未示以當自得節所  
謂歸而未之即結亦為之  
而已之意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尋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  
也○東陽許氏曰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  
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  
不可攬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棄  
蔑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  
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或孟子所嘗言也 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  
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暇修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 有非常之難方有此非常之善功然則欲為聖人必非勉少者所能也

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宋子曰禮之太體固重  
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  
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  
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  
之重而淡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岑樓之喻孟子  
之意可見矣○南軒張氏曰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  
則以害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於  
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汨於人欲而昧夫天性  
於是始有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慶源輔氏曰集  
註章旨之說於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苟  
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於凡事膠轕難辨之際巧  
者必至於枉尺而直尋拙者必至於膠柱而調瑟終  
不得夫時措之宜也○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  
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  
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直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

或孟子所嘗言也 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

有非常之難方有此非常之善功然則欲為聖人必非勉少者所能也



十尺伍子胥長一丈韓王信長八尺金日磾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琅

琊代醉云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准今七尺五寸餘也

今交云云宜照解云此句自幸其形跡合湯文意

曰奚有云云講述云奚有于是是字指形體亦為為字為堯舜為字言不在形體只在作為也有入于此數句例言為不為之別人

字貫下云作一入人看然則二云豈承有九人來言為鳥獲就是鳥獲見為堯舜就是堯舜為有力人為無力人為鳥獲三個為字俱當謂字看與亦為為字不同大人豈以弗勝為患

就為堯舜講○圖解云是字指食粟云云為就踐形盡性為堯舜說○文林貫首云是指形體

夫人豈以云云蒙引云言人欲為聖人者豈以其才之不勝為患哉弗為耳蓋以其未諸性分

內則聖人與我同類者故無不勝之患若舉鳥獲之任則係於絕力又有不同者矣集註鳥獲

之云云人物考曰鳥獲秦武王時人方能扛鼎秦武王好以力戲力上鳥獲至太官後秦武王與

鳥獲較力舉鼎折肱而卒○呂氏春秋曰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動而牛不可行送也

徐行後云云存疑云孝弟之匪通於上下壤其近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瞽瞍底豫而天下

定此孝弟也○千百年眼云弟不弟以心言即此退然歉然之心便是和順之心故曰弟反是曰不弟

集註人倫之至字離婁上篇曰聖人人倫之至也率是性率性之字出中庸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勝平四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鴛音木是也

記曲禮庶人之摯匹註匹讀為鴛野鴨曰鴛音木家鴨曰鴛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鳥獲古

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趙氏曰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鳥獲至太官○新安

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

歸而求之行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

上聲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慶源輔氏曰堯

舜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

率是性率性之字出中庸

百姓益日用而不知

子服堯云云圖解云佩服其法服稱謂其法言云云

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益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祭

之服誦祭之言行祭之行是祭而已矣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間淺陋麤

率慶源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豈謂是歟必其進見

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

此兩節云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爲堯舜所以

可爲堯舜恥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

固不以難而沮入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

以進此也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

曰交得云云蒙引云見於鄉君而曰得假館而曰可以受業而曰願留其詞皆

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曰夫道云云文林貫首云

道即堯舜孝弟之道說太  
路自衆人共知共由說○  
又云歸是歸家○虛齋云  
夫道若大路然所該亦自  
廣則所謂歸而未求之有餘  
師者亦豈止孝弟哉○蒙  
引云歸而未或以爲反而  
求之非也歸字是對留受  
業於鄒說故註云不必留  
此而受業也○楊明云之  
字指孝弟言○脉云歸而  
未即反求意只還而自體  
驗子良心真切處如遇親  
便覺欲愛便當去盡愛遇  
長便覺欲敬便當去盡敬  
一點良心便是師也觸處  
皆師是有餘○演云孟子  
說子欲假館受業以道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者之習氣都未可知那  
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扶夫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之間則性  
分去聲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反形句無不可師不必  
留此而受業也

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  
致知爲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患於  
不爲何哉朱子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  
之則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弟如是而爲不孝如是

而爲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  
云者亦曰卽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慶源輔氏  
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知但患入蔽  
於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卽其孝親  
弟長之良知良能而過其自然之性則一性之中萬  
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察之而體  
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  
道不必索於外而存矣

曹爰事長之禮既不至  
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  
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宋子曰  
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  
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新安陳氏曰可爲堯  
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  
所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

所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

所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

所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

曰夫道云云文林貫首云

道即堯舜孝弟之道說太  
路自衆人共知共由說○  
又云歸是歸家○虛齋云  
夫道若大路然所該亦自  
廣則所謂歸而未求之有餘  
師者亦豈止孝弟哉○蒙  
引云歸而未或以爲反而  
求之非也歸字是對留受  
業於鄒說故註云不必留  
此而受業也○楊明云之  
字指孝弟言○脉云歸而  
未即反求意只還而自體  
驗子良心真切處如遇親  
便覺欲愛便當去盡愛遇  
長便覺欲敬便當去盡敬  
一點良心便是師也觸處  
皆師是有餘○演云孟子  
說子欲假館受業以道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難知不知道者在日用如大路  
肯去求耳子歸而未求那事親敬長之間求堯舜便是舜即至近有餘師假館何爲

公孫丑問曰云云蒙引云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云云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殊  
無溫柔醇厚之意○脉云  
曰怨曰字是丑述高子之  
言非丑自言也

曰固哉云云蒙引云有人  
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此  
之字正指有人於此之人  
也○燃犀云越人越國之  
人甚言其疎關與彎同持  
弓發矢也○文林貫音云  
談是言談笑是和笑道是  
勸解意疏自情上言○燃  
犀云浪下曰涕啼哭曰泣  
○甲第云涕鼻涕泣哭泣  
○文林貫音云涕泣而道  
是解勸之激切意○蒙引  
云無他戚之也故涕泣而  
道之不使其妄殺人而罹  
于罪也

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  
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  
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安有不假修為而可安坐以  
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弟而  
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  
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為嚴師之意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音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  
宜臼又得褒姒音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  
臼之傳為音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南軒張氏

曰家國之念淡故其憂若

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後發寬解意不要緊道是理亦勢然使止其聲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亦反大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

親之心仁之發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太

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  
壁豈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云云原云丑非疑

凱風只舉以例小辨意不

當怨耳集註衛有七子云

朱子曰母以潘風流行不

能自守○孔氏曰母欲嫁

者本為潘風流行

曰凱風云云演云孟子說

凱風之母溺在情欲之私

其失在一身他之過甚小

小弁之父以天子棄其太

子危及宗社他之過極大

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親

之廢我情已疏了我又怨

然無愁是愈疏也親之過

小而怨則是子不能容親

而微怨還怨就是水之不

容激石一般是不可矧也

愈疏則忍於忘親固是不

孝不可矧則過於繩親亦

是不孝也此凱風所以宜小

怨那小弁所以宜怨子怎麼

把凱風律小弁故○焦漪園曰凱風之

過過在身家故曰小小弁之過過在宗社故曰大

○文林貫首云過小指失在一身言過大指其

失關於宗社言○蒙引云七子之母過在身家宜曰之父過係宗社七子之母所失者不自制其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

反蒲昧

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

子作此以自責也

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

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

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

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矧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矧亦不孝也

機

宋子曰親

磯水激石也不可矧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之過大則

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

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怒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

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

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怒焉則是水

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

謂不可矧故二者均為不孝也○南軒張氏曰小弁

凱風其事與故其情其辭與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

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於

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怨

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為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為

人欲不可

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

丁巳情怨之私而宜曰之父所失者三綱淪九法數而四海覆矣此其過小大可也○通義余仁

山曰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而欲再嫁固為失節然禮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關止於一家故曰過小

若小弁則天子廢嫡止庶國統所係不惟太子之生死不可保而國家之存滅亦不可知故曰過

大○甲第云磯是水中激

石水喻子石喻母親之過

小而遽怒猶石激水水遽

怒○揚明云磯字是借言

非喻也言子微激於親而

怨即水微激於磯而遽怒

○蒙引云磯水激石也不

可矧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問激者水激之也怒者水

乎石乎曰非石乃水怒也

水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

也實石激水而致怒也○

直解云若使親之過小而

我債然有所迫于中遂即

不可謂之孝也此小弁所  
以怨也小可磯是無順親  
之心不能順親亦不可謂  
之孝也此凱風所以不怨  
也○于百年眼云不可猶  
云不容水微激于石而遠  
怒水比于石比母水不能  
容石猶子不能容母也愈  
疏則有忘親之心固是不  
孝不可磯則有怨親之心  
亦是不孝○存疑云小可  
磯謂水不可容磯也○宜  
照解云不可猶云不容  
愚按不可之可字許可宥  
容之意乎

○宋極將之楚于遇於石丘  
問說詩者皆以小弁  
之意與舜怨慕同竊  
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  
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  
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采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  
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  
何辜於天亦似自以為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雲峰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  
故怨之深雖桂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  
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

章圖云右第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小弁有親親之心而見孔子取之之故

宋極將云云千百年眼云  
不期而會曰遇

宋名極一名鉞齊宣王時  
人聞墨子之風而悅之

曰先生云云燃犀極亦時  
望故稱先生何之也○禮

記曲禮註呂氏曰先生者  
父兄之稱有德齒可為人  
師者猶父兄也故亦稱先  
生

曰吾聞云云燃犀云構結  
也○韻會屑韻說輪熱切  
說文說釋也一日談說廣  
韻告也釋名說者述也宣  
述入意也○齊韻輪切切  
誘也增韻說誘謂以言語  
諭人使從已也○文林貫  
音云遇是所說相合即悅

宋姓極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時宋極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  
也按莊子書有宋鉞刑堅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

說下教強聒反不舍疏云齊

說稅下教強聒反

不舍

疏云齊

意

曰軻也云云 然犀云孟子又問曰軻也請無問其中之詳備願聞大指說之之指將何如對曰我將言一國構兵之不利也曰先生當好戰之時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則誠大在天

下矣先生不利之名號則干天下為不可○蒙引云此其字指秦楚之王及三軍之士非指說者也○文林貫育云一其字指說秦楚之言詳是細故指是太要○圖解云號是不利之名號○擾攘字彙云擾爾紆切煩也亂也又云擾汝兩切擾也

先生以利云云 脉云先生以利說是以罷兵之利說之也師即士也勿分將帥卒徒懷利以事是懷個利心以事有所為而為之非把利去事也懷字極重有奉奉於此而不失之意云云○蒙引云三軍之師就在上人說言其將也二軍之士就在下人說言三軍中人下人為入臣者為人子弟者為人弟者二軍之士

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構古候反合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

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

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蔡氏曰宋徑在

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弱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不是實心改心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仁者棄之有也繼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仁者未之有也何必

曰利王去聲

卷之六

十一

章圖云右第四章都湯朱氏曰此章教戒游說之人當先義而後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凶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之也南軒張氏  
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耶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彝○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經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新安陳氏曰以利說二主而罷兵若足為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主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

孟子居鄒云云蒙引云孟子居鄒處於平陸居處二字以有別居意常處意暫蓋鄒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又云季任為任處守處對出而言蓋君出而為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又云報者不往答拜也○脉云曰居鄒曰處守曰平陸曰為相此是記者附案

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入身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過人欲存天理尤嚴焉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隣國季任為去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采子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慶

孟子居鄒云云蒙引云孟子居鄒處於平陸居處二字以有別居意常處意暫蓋鄒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又云季任為任處守處對出而言蓋君出而為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又云報者不往答拜也○脉云曰居鄒曰處守曰平陸曰為相此是記者附案



他日云云連得間矣蒙引云謂已得間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處也○

然犀云得間謂得其可問之際○千百年眼云大凡兩物相合則無間今一事而所處異便有間意○令家發明云問字屬孟子看凡物兩相合則無間今幣交一事而所處不同便有間故善得際而問

問曰云云為相與脉云為其為相與他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特設此難以探義理所在耳○千百年眼云由平陸之齊察爾之地反不見儲子母乃以儲子徒為齊相不足以敵任君之介弟與此屋廬子特設此論以探禮義所在耳○講述云儲子為其為相屋廬子亦設為問難非實有為相之疑

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連其名也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往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其為去聲下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俗作

曰非也云云脉云非也情非輕為相說儀是禮意即志也物是禮又享禮須志與物兼至有物無志是不用志于享○蒙引云儀禮意也對物言○又云不役志于享言物雖備而誠不至也○明解云多猶厚也○演云子孟子說我所以不見儲子者非為他是為相也周書有云享上實厚其禮意苟物有餘而禮意不足是儀不及幣帛之物這個則不得說是享以其不用志於享徒尚虛文故也如

曰非也書言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蔡氏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新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為其不成享也演云夫書說不役志於享果何謂也蓋為享上者必先心中有禮意之誠而後外面將以幣帛之物方成個享若不爾志於享徒以物為享不成個享禮我之不見儲子者亦因他不成享那裏是為相○圖解云子孟子自言已不答儲子正為其不成享非為其為相也○然犀云為不成個禮也就儲子身上說非釋書詞○袁了凡刪正云為其不成享正

答其為相之問謂吾所以不見儲子者非為其為相也為其不成享也若不幸之故書已釋矣何勞孟子更釋耶○講述云一說謂不見儲子為其不成享也以此為其一字應上為其為相似亦有理註已解釋書還依常說

屋廬子悅云云燃犀云屋廬子有味其指而心悅或問不成享之說屋廬子曰鄒在異國也季在處守不得之鄒幣交足矣若儲子為齊相得之平陸之邑豈可以幣為成享哉○甲第云或疑均以幣交有成享與不成享之異屋廬子解之曰云云○蒙引云屋廬子悅已得子學之意矣或問之雖聞其言未得其意也故問之猶曾子曰唯門人問曰何謂也一說是問其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之故

章圖云右第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即聖賢交際而見處物之義

淳于髡曰先云云蒙引云名實二字要做法類者不必謂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又云為人似可兼正君救民而朱子於此獨言救民大抵必正君而後能救民也○文林貫旨云先是以此為急的意思為人是正君救民後是緩而不為意自為是獨善其身也○蒙引云夫子在三卿之中大國三卿是時齊雖微魏稱王卿猶仍舊按周禮天子六卿○燃犀云上指君下指民未加無益也去之空去也仁者直指為人之仁說是字指各實未加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未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覺軒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為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  
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一也蓋為人則仁及於人後發意自為則存於己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季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此章是自由其去就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先後並如字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集註各聲譽也云云通義金氏曰名聲譽實事功猶今人言功名也

孟子曰居下云蒙引云

此下位不指有官者謂士庶也○又云五就湯五就桀與小惡汚君不辭小官似同而實異蓋伊尹是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故雖五就桀終去之而相湯以伐桀便是惡汚君也其於太甲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其任為如何其惡汚君又如何以此可見其卑小官矣○又云伯夷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故云此伯夷之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伯夷何心哉理亦宜然也○不惡汚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何以見其仁惠嘗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免我哉又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惠之制行如此心豈有私哉理豈有碍哉亦可見其仁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伊何以見其仁伊之始就湯應聘而來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及湯進之於桀又欲以所以事湯者事桀也至於數往而桀不可化

乃相湯奉天命以伐桀而救民豈為利哉是其心亦公而於理無違矣○衍明云是二子者一以清為道是後名實者也一以任為道先名實者也道不同心之所趨一也迹非所論也○脉云道指其去就之迹趨指其去就之心○存疑云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亦惟求無私心合天理而已其迹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必欲其迹之同同於去者恐有同室之鬪而不知救之同於就者恐有御鄰之鬪而不知開戶其迹雖若相同而去仁遠矣

集註無私心而云云存疑云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汚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也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

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唯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注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三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天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

楊氏曰伊

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去聲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程子曰五就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稱仁○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

曰魯繆公云云蒙引云為

政者相國之任為臣則凡

布列庶位者皆是○講述

云若是乎一可不專指公

儀子等言○賄寓譏子也

意

○直解云是故武王上無

賢者指齊國蓋譏孟子仕

齊無功未得為賢也○演

云說又說昔者王豹乃善

謳者處在淇水那河西人

皆化而善謳歸駟乃善歌

者處在高唐那齊石人皆

化而善歌華周杞梁皆齊

並公之臣戰死在莒其妻

善哭那齊國風俗皆變而

篤夫婦之情由這可見君

子處世凡有才猷蓋諸內

者必有功業著於外苟才

猷足以為其事那外無可

見之功業者豈實未曾親

之也是故今世沒有賢者

故無功可形如有賢者則

自有成功可見豈必從名

實中識之今不見名實之

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其迹甚易明惟

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通旨宋氏公

遷曰仁以事言孔子許三仁夷齊是就其處事處許

之以仁孟子許三子是就其有心處許之以仁孔子

是因其處事而知其心之仁也然夷齊三子迹無可疑

三子之事以明仁人之心也

得乎仁故集註之說各不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前也

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

髮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與平

百里奚事見○形旬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

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

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駟處於高唐而齊

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

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髮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

者也有則髮必識之○華去

聲

加而虛這賢名

集註王豹衛人云云人物

備考二十四云王豹衛人

張衡傳王豹以清謳流聲

○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

單門淇水各文林貫旨云

淇是水各即河西之地○

大明一統志云淇水在今

衛輝府淇縣○通義金仁

山曰淇衛地水各河西自

衛言之則衛地在東河之

西也○縣駒齊人云云圖史

合攷云縣駒齊人無攷高

唐齊西云云高唐齊西邑

按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

高唐是也○右西也華周

杞梁人物備考云杞梁一

名殖與華周皆齊大夫○

圖史合攷云華周即華族

杞梁即杞殖皆齊大夫也

其妻哭之云云群談餘七云齊大夫杞梁戰死於莒杞梁妻孟姜無

子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過者皆為流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既無所歸以

立吾節吾豈能更一心故遂赴澗水而死聊那代醉十七詳載杞梁妻之事○日錄焦漪園曰變

國俗者國人化之皆篤夫豈義無分於死生也晦菴子云國俗化之皆善與豈國人之夫豈死

耶○細查貨云云句解云貪貨貪貨君子之化員也棄命奔齊君之命令也君所惡又云有臣如此亦

君子所惡也

曰孔子為云云通義吳氏

程曰膳音燔按註中字皆

從肉或從火誤○蒙引云

不脫冕而行言急也蓋冕

非行旅服也○燧犀云稅

與脫同冕祭服之冠○蘇

紫溪兒說云微罪或謂君

相或謂孔子俱不是蓋微

與顯對以女樂去則君相

之罪顯不以女樂去則君

相之罪微所謂不顯其君

相之失是也○淺說云何

故去國因君相不致膳也

何故不致膳因已有微罪

也是以微罪行而不為苛

去也一說膳肉不至是君

相之微罪也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

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歿於莒舉其

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

還晉旋載甲夜入明白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

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

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

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梁戰死妻

行迎喪使用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

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用齊侯用諸其

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聞殺

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隳而隅為之崩通

考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髡以

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

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荷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

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聞而懼

於是去聲以女樂遺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於是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於是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於是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於是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於是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於是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於是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於是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於是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集註見幾明決云云蒙引云見幾明決自桓子受女樂時已天於去矣用意忠厚則且遲遲托以膳肉不至去也

章圖云右第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賢賢之心仁以事言

膳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平明決而用意思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冕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冕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空乎其言若是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

細註汪氏曰為云云蒙引云微罪屬孔子或以屬君相者非也汪氏註愚以為未安更詳之

孟子曰五云云脈云三罪各以功字形起自王道衰伯圖盛故談五霸則以為功之首以三王律之則為罪人談今日諸侯則誇富強以為盛以五霸臨之又為有罪談今日大夫後功利之謀而為忠以諸侯臨之又為有罪罪字且空說只言其為其之罪人其所以得罪處見下○煥厚云今之諸侯秦楚齊燕趙韓魏諸君也今之大夫七國諸臣也

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冕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汪氏曰為肉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耽聲色君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微罪行而著君之罪則為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新安陳氏曰冕本辯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而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昔仁也又謂存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冕所能識哉又覆言古人事未左以君子自擬以象人指冕冕雖譏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學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宛然孔氏家法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此章是傷王道之不行

集註五霸齊桓云云桓公

文公已見于前秦穆名在

好成公之第宋襄名茲甫

桓公子楚莊名伯穆王子

○通義仁山金氏曰齊桓

如霸中國尊周室攘夷狄

晉文自宋襄公伯為楚所

陵晉文公却楚尊王遂霸

中國秦穆本霸西戎能成

晉文之霸諸夏亦尊之宋

襄繼齊桓之業以圖東略

而南襲於楚楚莊世與

中國爭霸至楚莊為最賢

丁氏曰夏云云萬姓統譜

云丁公著字平子蘄州人

舉明經授校書郎云云○

通義金氏曰夏昆吾史記

陸終之長子曰昆吾昆吾

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

時湯滅之虞翻曰名桀為

已姓封昆吾即衛地商大

彭史記陸終第二子曰彭

祖彭祖氏殷之時嘗為

侯伯虞翻曰名彭為彭姓

封為大彭即彭成是也亦

亦在商為侯伯周封堯後

為唐以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主夏禹

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丁氏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

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

曰自王道衰霸圖盛人惟知五霸之功豈敢議五霸

之罪惟孟子崇玉賤霸故以三主隸五霸而名其為

罪人焉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

補不足秋斂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天子巡行則行德講武故曰巡狩○又云以時朝見名曰述職述職述其治國之職事天子也

○蒙引云土地闢無開曠之地也田野治無荒蕪之田也○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養賢者知重

有德也俊傑在位者以用

人才而不取播尅之徒也

此一句專指布列庶位以

條百職者不與尊賢相混

○存疑云土地闢是無不

田之地田野治是無不耕

之田養老如王制之養國

老廢老及死事者之父祖

是也三王養老皆以引年

註老人雖多非賢者不可

皆養則庶人之年老有德

者亦在所養御飲酒可見

公孫丑章俊傑在位是承

尊賢使能說此曰俊傑在

位當依蒙引作人才布列

庶位以修政者言○揚明

云才倍千人曰後倍萬人

曰傑在位是布列庶位○

蒙引云獨言土地荒蕪則

天子巡行則行德講武故曰巡狩○又云以時朝見名曰述職述其治國之職事天子也

○蒙引云土地闢無開曠之地也田野治無荒蕪之田也○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養賢者知重

有德也俊傑在位者以用

人才而不取播尅之徒也

此一句專指布列庶位以

條百職者不與尊賢相混

○存疑云土地闢是無不

田之地田野治是無不耕

之田養老如王制之養國

老廢老及死事者之父祖

是也三王養老皆以引年

註老人雖多非賢者不可

皆養則庶人之年老有德

者亦在所養御飲酒可見

公孫丑章俊傑在位是承

尊賢使能說此曰俊傑在

位當依蒙引作人才布列

庶位以修政者言○揚明

云才倍千人曰後倍萬人

曰傑在位是布列庶位○

蒙引云獨言土地荒蕪則

天子巡行則行德講武故曰巡狩○又云以時朝見名曰述職述其治國之職事天子也

田野不洽兼之矣○慶

地或曰三王之世九州之內自先王建邦分土時便已星羅棋布本無閒地則當如何曰割土地荒蕪遺失失賢者之地以賞之曰三王之世命計素行威令素舉其四隣皆無有土地荒蕪者則又當何如曰孟子不云乎此其大略也○

淺說云何以言之彼三王之世天子以時巡行諸侯所守之土曰巡狩諸侯五年朝于天子所居之處曰述我時乎春也則天子諸侯省民之耕察民有不足者而補之時乎秋也則天子諸侯省民之斂察民有不給者而助之天子入諸侯之疆見其土地闕無闕曠之地田野治無荒蕪之田高年之老得其養而不至凍餒有德之賢在則尊而不至於遺逸有才之俊傑皆在位而不至於擯棄是其國治矣則有賞以勸之則所賞者以地也入其疆見其土地荒蕪而不治老者遺棄而不養賢者遺逸而不尊而培克之徒皆在

位其國不治矣則有讓以懲之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制度如此以此觀之則賞罰征討之柄皆自天子出而天下諸侯無敢自專而不承命者也是故天子但出令以討罪人而不伐諸侯則奉命以代罪人而不討若五伯者則率諸侯以伐諸侯而不用天子之命者也五伯違三王之法如此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集註釋云云通義云培與寮同誅其人而云云存疑云誅其人而交置其君不滅其國也變置盡心下方伯云蒙引方伯連帥蓋只是人平時為方伯征討則稱連帥也○禮記王制篇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聲其罪春秋隱公二年胡氏傳凡丘聲罪致討曰伐五霸桓公云云文林貫旨云盛以執強言○蒙引云葵止之會諸侯為一句非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樓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

新安陳氏曰無王如此使即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祭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

要於人本也

五霸桓公為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

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對而不告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軟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去倍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

新安陳氏曰威信服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巳立世子不得擅反

特戰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穀梁傳倍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

日謂記其自美之



也謂桓公也雖諸侯同盟  
三之者桓公則束牲載書  
非桓公意而何束牲者束  
縛之於壇上既不殺則不  
容不束縛○燃犀云命猶  
辭也五命即所載之書辭  
初命是修身齊家之事為  
妻則無夫婦之別○謀不孝  
蒙引云蓋為當時諸侯有  
溺愛而不知其子之惡者  
故云無以妾云云又云妻  
所取以配身敵然而上承  
家廟者也妾庶安可以尸  
之如此不惟輕其身且輕  
先君矣○存疑云誅不孝  
正子道也無易樹子正國  
本也無以妾為妻夫婦人  
道之始也○文林貫旨云  
尊以位言言以祿言○講  
述云士無世官之士是已仕者取士必得之士是求仕者○又云曲防委曲設法以防旱澇也曲  
即雍激之法防謂旱時防其流于外澇時激出于外又防其入也言歸于好云云文林貫旨云好  
是和好情睦鄰說 ○講述云言歸于好言助語詞歸于好謂各無犯禁同歸于善之意大全謂

修好無構怨未是說歸謂歸國也非○蒙引云言歸于好言蓋語辭如詩經言旋薄言之類若  
永言孝思之言則解曰念也言歸于好不得違五命之禁也新安解作無構怨也恐不切  
陳性而云云蒙引云束牲陳牲不殺也既殺則有血不容不報也○又云印本作饋書加於  
於牲上蓋讀其書而加於  
不殺牲然之上也然與束  
牲載書之旨不合一本作  
饋字亦未可聽太抵讀字  
差春秋大全亦作饋字蓋  
差也一本作饋字為是矣  
作饋字亦誤○陳性盟  
性諸侯用牛大夫用駝  
樹子穀梁傳註樹子嫡子  
也○蒙引云行明  
云早則雍泉水則激水  
意○蒙引云雍泉水激水足  
兩事雍者以自利於已激  
者以嫁惠於人下文專小  
利即所謂滯泉也滯滯國  
即所謂激水也○雍泉與  
激水不同泉若其源也水  
者其流也○泉水若利於  
已國則雍激之以歸於內

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蔡丘之會陳牲而不殺  
置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  
訖續記止也○毋易樹子母以妾為妻母使婦人與國  
事○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  
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  
生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  
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  
為妻則無夫婦之別  
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  
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入廢事  
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  
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雍泉激

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  
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雍泉激

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育之  
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於和好無構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  
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  
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君惡者遊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說秘姦諂為  
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顏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

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育之  
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於和好無構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  
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  
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君惡者遊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說秘姦諂為  
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顏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

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君惡者遊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說秘姦諂為  
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顏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

是為專小利也泉木若不利於已國雖激之以歸於外是為病隣國也

長君之惡云云揚明云罪小以諸媚言罪大以奸邪言○蒙引云逢君之惡所謂賊其君者也安得不為諸侯之罪人

集註順之○公孫丑下篇云今之君子過則順之云云

章圖云右第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霸者之功罪

魯欲使云云文林貫肯云

欲是未然詞

集註慎子魯臣蒙引云慎子非史記所載慎到也到趙人學黃老之術嘗著書本傳不言其仕進○人物備考二十四云慎子名到魯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孟子曰不教云云千百年眼云教民王平曰言依註只重禮義說蓋兵法當時所素習也民不知教便無親上死長之心安得有敵愾御衛之勇是陷民于死也故曰殃民○文林貫肯云堯舜是愛民的君

妄於心未敢遽違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蚤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與需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

也與音余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安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靡幼哉。慶源輔氏曰。孟子雖取桓文之五命。而又此章見當強之謀。不可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

之使之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

足之捍頭自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

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益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

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新安陳氏曰就使俾

左深耳况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一戰云云揚明云不待勞師之慮○千百年眼云上言不教而戰是為殃民下承言就使一戰而勝不至殃民于理上且去不得○蒙引云然且不可是言於理不可也○燃犀解云慎子學于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為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于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伐齊取南陽孟子自齊歸魯語之以不可

慎子勃然云云燃犀解云此則字單承不可邊說集註滑釐慎子名衍明云慎子即名到者慎到曾尚禽滑釐之術不知朱註何以為慎子名班未考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音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朝觀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

同之常制也慶原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

益之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定而假於百里太

云觀見也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又云聘訪也問也公羊傳大夫來曰聘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特見曰會設見曰會同論語先進篇朱註云諸侯時見曰會衆想曰同

○說約云愚按通義許白雲曰集註時見曰會衆摠曰同周禮設見曰同設即衆也改設爲衆也避宋諱也

周公之封云云蒙引云方止也謂止是百里而已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儉者王制所限不可越也○講述云兩箇方百里與上下節方百里一樣猶方里而井之方謂四方皆百里也蒙引謂方止也未是止意在儉字內

集註有大勳勞云云禮記朋堂位篇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云云

今魯方云云燃犀云今魯對始封言百里者五指五倍言便見違制之甚意集註并吞文選五十一賈誼過秦論曰并吞八荒徒取諸彼云云脉云徒取句謂不至殃民而空取南陽之地以益魯仁者不爲不但循理而不違制正應上殃民○蒙引云徒取諸彼以與此自慎子言也謂取齊與魯○燃犀云仁者不爲全在違制上論而况殺人以求之帶上殃民說

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爲夏商制爲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朱子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并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爲之騷動矣且如此趨去不數太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去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失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得見古制

君子之事君云云楊明云  
君子之說便見慎子非君  
子意引字有委曲意當道  
無殃民爭地之事志仁無  
殃民爭地之心○千百年  
眼云此節總承上意以責  
慎子非泛示事君之道○  
姚承庵疑問曰循理守法  
是為當道不忍玩天子之  
法戕生民之命是為志仁  
當道由志仁來故直說志  
于仁而後已務引者必以  
此而無他而已者不至是  
則不止也戰國時君臣不  
知天理為何物孟子直究  
將天理出來令其謹守至  
度曲全斯民真是仁人之  
言此生民於塗炭者

章圖云右第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慶派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况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

###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華陽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奸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為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為文武之君此引其君於當道榮夷公以專

字學曰今之云云煠庫云  
即前章所云今之大夫也  
如商鞅自起公孫衍張儀  
輩皆是○文林贊言云今  
指戰國大臣言為君如言  
代君意辟是開廣死是積  
滿○脉云我能是負之  
辭○左傳疏鄭玄曰府謂  
寶藏貨賄之處庫為車馬  
兵甲之處○脉云富國強  
兵故為良臣蓋民財殘民  
財故為民賊○煠庫云盡民  
反不害于物曰良言萬蟲  
曰賊

利引周厲王故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  
此引君以當非道也○西山真氏曰道之於仁非有  
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  
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  
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  
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  
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  
仁不殃民而為不仁也

○季子曰今之事君者自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字彙曰墾音  
懇開田用力反土也

宋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申  
庸曰修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

文有頁曰書之

二五

我能為君云云淺說云輔  
桀則君惡且滋而民不聊  
生矣又非以賊而何

田今之道云云圖解云道  
與俗俱指富強言一人假  
之則為道人人效之則成  
俗以今從今則為由○燃  
犀云由變指君說○直解  
云道與俗一樣以所行言  
為道以所尚言為俗

帝圖云右第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戰國人臣功利之害

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  
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  
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乎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

國剝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  
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  
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

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

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  
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  
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  
侯乃以民賊為良良豈不痛哉○新安陳氏曰自當  
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吞暴秦亡此  
論豈不深中大驗此章與上章意  
實相類其因譏切慎子而繼發歟

自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自圭名丹周人也欲更扶間反而取下同

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自圭能薄飲食忍苦時至欲

與童僕同苦樂音洛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我與

自圭曰吾云云脈云自圭  
廣當時之暴斂欲二十而  
取一意亦美矣但非聖人  
中正之法故孟子以務道  
關之見其不可行於中國  
集註自圭名云云人物備  
考二十四云自圭周人也  
或以為魏人云云

居積按史記自圭傳無居積之字范蠡傳云積居與特逐注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

細註李克食貨志作李悝

孟子曰子之云云淺說云貉道安可行於中國

萬室之國云云圖解云燒土為器曰陶萬室喻國用之繁一人陶喻二十取一

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勿軒熊氏曰按貨殖列傳自圭當魏文侯李克務盡地力而自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世高治生者祖自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契契乙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云云百年眼韓子曰黍者五穀之長况無城郭宮室則無管轄之實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黍盛之費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饗殮則無禮物之費無幣帛則省朝會饋賜無饗殮則省宴勞帛是束帛無大而百官小而而有司則無廩祿之費又不必于多取所費之少逸當重者○圖解云黍谷名苗似盧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五谷之長○又云斂凡綾羅貨物皆是帛是束帛朝日饗夕日殮無交際之廢○又云故字承無城郭以下所費之資言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無與主之費

夫音無與享之費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得及未寒饗殮

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

君子

今居中國云云懋岸云去人倫即上應城郭一句無君子即上應百官有司一句○脈云全重居中國

陶以寡云云脈云前陶以寡對稅法言此陶以寡對君子言○燃犀云為國猶言立國君子包入倫說

欲輕之云云圖解云輕是少于什一道是什一而稅○蒙引云大貉小貉謂彼為大貉此為小貉也大貉小貉亦然

章圖五石第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賦稅不及中正之謬

自圭曰丹云云脈云自圭自誇治水愈於禹重在成功之速無俟四載之勞八年之久上者○千百年眼其因之曰自圭以愈禹自負全在雍提激水上孟子破他壅水之術把禹來對較言禹抑洪水之災而圭反招洪水之害前重順逆字後重利害字

陶以寡豈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後國入貉此亦小貉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

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

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之王制盡廢兼并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自圭護身禁欲樂觀特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

時所無有也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錮為輕賦之說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亦可謂委曲詳盡矣○雲峽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新安陳氏曰彼真貉真桀為大者此為小者也通曰宋氏公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時政之敝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關之者所以正邪說之誣也皆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

自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此章克治水當以故為法意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自圭為之築堤壅反



孟子曰子過云云蒙引云不必謂下之言過矣只謂子過矣以其失言也下云吾子過矣亦以其言如此而責其過也○衍明云水之道字是道理以治水之常經言集註順水之性蒙引云或以爲性與道不同順其性即道也此說似善解刺但非虛心自然所見夫順其性者人也如何以人之道爲水之道

是故禹云云淺說云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者莫如海乃衆水之所歸也禹乃隨山刊木疏河決川而道之於海是以四海爲壑也故凡九州攸同萬世永賴而功之及於人者弘矣若吾子曲爲提防壅泉激水以註之於鄰國是以鄰國爲壑利己以害人也○儀禮冠衣禮曰願吾子之教之也注吾子相親之辭子男子之通稱也○文選西京賦曰請爲吾子陳之注善曰鄭玄禮記註曰吾子相親之辭也

水逆行云云熾岸云洪大也即禹時滔天之水也○衍明云仁人猶指禹言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都陽失氏曰此章斥兵家禍入之事

孟子曰君子云云辨斷李湘洲曰君子不爲小信又何所固執乎此又能權之意○圖解云亮是性地明亮透徹有定見定力篤信不移意○辨斷丘毛伯曰朱子謂古無亮字故借作諒而以信字解之然諒乃抱執小信之謂非君子所宜有橫渠欲將惡作去聲謂君子不爲小信惡其執一不通者如此說甚便但書云亮采惠疇則亮字非古所無乃朱子闕考耳若作亮采之亮當是心上

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淫水淫水者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也

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勿軒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爲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之○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爲天下除害而圭乃爲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乎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且攷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爲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于諒者未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爲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

明明自自信得此理過略無纖介之疑者○演云亮是信其理於心而固守之○然犀解王觀濤云執一之執不可有執持之執不可無竟辨允執孔子何執凡執從真見識中來不然則為輕信小信○存疑云亮是有必為之志正而固也有必為之志于事方拿定要做有個執持若不竟則做也得不做也得何所執持此可以責者事之幹來參看此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似不同蒙引言則無物行則無種稍不切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信為行事之本  
魯欲使云云燃犀解云樂正子善人也欲使樂正子操為一國之政子思子曰吾聞之為魯喜而不歷問之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孫而吾道行矣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即今所謂有力量也○脉云強是于政有擔當知慮是于政多圖謀多聞是于政多通達○講錄云強知慮多聞識只就世俗之所尚者說不可說大好若

大奸是聖賢之太勇太知大識見矣為政者又豈可無耶○講述云強是有力量者智慮是有心計者多聞識是廣見博聞者然則奚云云淺說云丑又問說三者皆世之所尚正子無此三者則才有不足道無由行何為喜而不寐同其為人云云蒙引云好善足乎言豈便足以治國耶  
曰好善優云云圖解云言心之量足以包涵宇宙即好便優非必用善乃優存疑云好善則衆善咸集衆務必舉故曰優於天下集註優有餘裕公孫丑下篇曰公都子以告云云丑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曰善取於已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  
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音夫

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餘力論語學而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夫苟好善云云然犀云苟是誠

夫苟不好云云圖解云不好善之論他人人指善人  
○蒙引云訑訑本不好善之人訑訑也予既以知之者人不樂就之而云然也  
○言其人訑訑然吾已知其為人矣或之何為○正義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希希意導言以為論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脉云人將曰人字是別人訑訑予既知之是別人窺見不好善者○直解云予既知之予字即識不好善者之人自謂也言彼之訑訑不好善我固已知之審矣告之以善豈能入乎○袁了凡曰毀人之行曰讒屈已之躬曰諂相對阿譽曰面諛

陳子曰古之云云演云陳子之問古君子者亦傷當時之不可在而言也故孟子不得已之仕告之所就三不執一途而就所去三不執一途而棄去有多少委曲意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存心之要

迎之致敬云云蒙引云迎之致敬迎字迎接也非出迎○圖解云致敬以心言有禮以儀節言○存疑云首節所仕在道故以道為去就仕之正也○演云國君於君子迎接地內焉致其誠敬外焉盡其禮儀又於賢者之言將行他言則斯道有可行的机君子志在行道故從而就之若既就之後禮貌雖未衰而言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聲去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國字照天下看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語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可不畏乎○新安陳氏曰距

與拒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距字君子小人迭為消長上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益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有帶行則君子行道之初  
心有違遂去之這一樣以  
道為去就者

集註見行可之云云見于  
萬章下篇

其次雖云云燃犀解云次  
是次于以道去就者

馬註際可之仕出于萬章  
下篇

### 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  
不朝音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  
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

圃公仰視與飛鴈而後去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

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白與孔子語見鴈仰視之色

朝不云云淺說云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所欲

行之道又不能從其因事納誨之言使饑餓於我土地欲去而不得去是吾耻也於是自以周之

夫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而吾窮困亦已甚矣故亦可受也然其所受又

當有節不過免死而已矣此一節雖不見其為仕但

受其所周是就也亦暫就耳終決於去也大抵此三

段去就孟子益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

釋矣蓋君子之仕也其行道也道不行則當去際可

之仕無乃小試行道之端而公養之仕得非家食親

老之故歟

○蒙引云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是何故有

此困窮蓋為其君不我以耳所謂孔子之厄於陳蔡

之間無上下之交為此也云云行其道與從其言不

同行其道如彼之道明德也吾行其明德之道如彼

其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  
棄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  
聖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通考趙氏憲曰春秋年

表云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按孔子

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

曰養之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石居頃之或譖孔子孔

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

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也以時推之則

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時靈公即位之三十七

年魯定公十一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

三十八年間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

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

三十一

之道新民也吾行其新民之道彼以堯舜之道望我吾行堯舜之道也彼以湯武之事望我吾行湯武之事也此是行其道若從其言只是爲他因事納諫如有所諫諍之類○存疑云一節所仕在禮故以禮爲去就仕之大也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出處去就之義

**孟子曰舜發云云**千百年眼云舜曰發傳說以下曰舉君相之別也發者奮自已舉者拔自入○徐儆弦原肯云發者奮起由於已舉者甄拔由於人○燃岸云版牆板也築杆也○圖史合攷云楊慎曰秦漢以前書籍之文多警况如書云說築傳嚴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如後世卜築之稱遂謂其起於版築雖孟子亦誤矣又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鑄之才也議者遂謂割烹亦此類耳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新安陳氏曰所謂大者以木節論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所以可受

然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

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宋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

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末衰爲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爲德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于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

受也○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爲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爲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于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忠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于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反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則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雲降胡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且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

**孟子曰舜發於畝畝之中傳讓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傳歷山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云云註歷山在河東三十登庸書經舜曲曰舜生三十徵庸說築傳巖

云云人物備考云傳說殷之傳巖人也○通義金仁山曰傳本堯後之國傳巖在虞魏之間名為傳險澗水壞道發管靡刑人築之

傳說貧代管靡之役管靡者有罪連及未滅之人其役如周禮罪隸漢法罰作後世官徒也高宗夢得良

彌被葛帶索以形求之果得說膠鬲遭亂云云人物考云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取魚鹽文王舉之於殷○蒙引云按前

篇謂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則膠鬲為紂之臣矣今註曰膠鬲遭亂鬻取魚鹽又王舉之則又似一人從側微而起者豈紂無道棄賢或賢者自去之膠鬲於是乎復隱處取鬻而文王舉用之耶或曰彼既為紂所任雖去何能免首鬻取間邪蓋二人也曰范蠡

曾為越臣矣終去之五湖而為大賈稱鴟夷子皮又按國語曰膠鬲與姐己比而亡商則本是一人先事紂後事周亦如伊尹之就桀就湯也國語註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則實一人也國語之言未必可信而其為一人則可知管仲囚於云云通義金氏曰管仲本管叔之

後氏管名夷吾字敬仲又名管仲士刑官也管夷吾為齊師所索管使獄吏囚之軀以予齊也孫叔敖隱云云通義金氏曰孫叔敖楚為買之子為文獵也孫叔其字敖楚官號也舉海益以孤而隱於海濱也荀子曰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註今戈陽然孟子謂舉海必有其據○人物考云孫叔敖一名為獵文為買之子楚之處士也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叔敖陰德出于蒙求

版天將降云云脉云大任兼君相苦其心志數旬正是畎畝中所備嘗者苦者內有所憂也勞者外有所

勞於市說音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

辨余六賊方萬  
舉以相去國孫叔敖隱處  
尹百里奚事見形旬前篇  
賢皆臣也故皆曰舉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鍊荀勇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

宋子曰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鍊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雲峰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鍊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衰衰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沙泥所滯

其所能

增同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其所能

役也。餓則飲食不足也。空乏則財用不充也。行以事言為。以經營於心。言行拂亂。其所為謂行出的事與心之謀相為。官民事不知意。十常八九云云。○蒙引云。餓其體膚。不言餓其腑臟。而云體膚者。人受餓則體膚消削。其歸固在體膚也。所以動心云云。蒙引云。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其所不能成。其材也。○脉云。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心常動則活。許多靈妙俱從動而出。忍者堅忍也。含忍也。剛銳盡為消磨。圭角盡為剝削。云。○洪覺山曰。大舜安有不能如瞽瞍未底豫時。還是舜所不能處。○直解云。這等樣。愁苦。真人情之所不能。○陸聚岡。拙講云。占之聖人。雖其下智之資。有過入者。而成就之大。皆起於困窮之中。天豈盡無意乎。○袁了凡曰。孟子嘗言不動心。而此曰動心者。不動由動中出。震振之極。轉見恬愉也。孟子道性善。而此曰忍性者。不祖食色之性。宜忍而天命之性之宜。忍收斂愈密。層層皆愈通也。集註。氣稟食色。蒙引云。氣稟食色。是兩件。如子路之勇。子張之辟。是氣稟之性。宜王之好貨好色。類是食色之性。

人恒過云云。脉云。人恒過。二節只是反覆申明。增益出於困窮之意。龜上節自是一意。似不必指中人說。○煥岸云。人只作中人常。人者。○千百年限云。人字。槩指人情。自聖賢而下。皆包得。

不為波流所滯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新安陳氏曰。分配之。若心志所以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餓空乏。所以忍性。忍性則物慾由此窒。拂亂所為。所以增益。前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傳說以本所以能當大任。實由於此也。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嘗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壑也。○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祭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

也。須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嘗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壑也。○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祭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橫同。

恒。胡登。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反。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新安陳氏曰。下文所謂。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感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朱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者。心覺有其過。徵

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朱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者。心覺有其過。徵

入則無法云云蒙引云法家之法字與法語法字同如漢之汲黯吳之張昭唐之魏徵宋璟其庶幾乎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楊震四世五公皆正人也其法家乎乃人君所嚴憚者拂士只是輔弼左右之士比法家略次法家是世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疎尊卑之辨敵國外患也須微兩般看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脈云出入猶言外內法家是大臣以法規君者拂士是諍臣以道正君者拂是舉所不欲者拂其君不必作弼字解敵國以外國言如越之有吳外患指本國言如魯有武仲據防○文林貫百云敵國是隣國之相角者外患是外夷之為禍患者

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入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于事勢窮感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為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于事理暴著微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患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

此言國亦然也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

法家

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有守

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

安樂矣

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

截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恒亡一節自困而享上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孰入

之仁雲峰胡氏曰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于以安樂孰堅志是入德路頭孰仁是成德地步

然後知云云延平補錄下云李先生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蒙引云生死一字活看如國亡身危而名辱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辟發於賦賦傳說舉於版築則自憂患而得生道矣大註以全字貼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意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明困窮患難  
為修省之機

失之者多矣

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  
○勉齋黃氏曰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泆。必起于晏安。當厄窮困躓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而者矣。  
○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一是擴天理。一是遏人欲。

孟子曰教亦云云脉云云

字不必作孟子。○揚明云予字泛言。○蒙引云予不屑之教誨者。不教之教也。○淺說云學者之質有不

同君子之教亦多術矣。子於人之有過。或拒絕之。而不習之教誨也者。雖曰我無所語。而彼無所聞也。然我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其人若能感此退而脩省。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豈非多術中之下術哉。  
**集註** 因其材而云云中庸  
十七章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明施教之道

此章重勉人學教上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

是亦我教誨之也。  
朱子曰趙氏註屑潔也。考孟子不作潔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之類。新安陳氏曰不屑教誨。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  
**尹氏**  
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

教也。

謂之教也。此言教之功用。能使人之善性發見。而為君子也。此言教之功用。能使人之善性發見。而為君子也。此言教之功用。能使人之善性發見。而為君子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終

因其然而教之。此言教之功用。能使人之善性發見。而為君子也。此言教之功用。能使人之善性發見。而為君子也。此言教之功用。能使人之善性發見。而為君子也。

